

蜀南三種

黃炎培自題

國評書店發行

目錄

| | | |
|-----------------|-------|------|
| 自敘 | | (一) |
| 蜀南攝真 | | (五) |
| 甯遠心影 | | (四三) |
| 一 千里之行起於足下 | | (四三) |
| 二 幾個同胞，赤條條的結局！ | | (四六) |
| 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 (四九) |
| 四 一個才被別人特別注視的民族 | | (五三) |
| 五 誰養成這班殺人的官吏？ | | (五八) |
| 六 越蕪嘆！ | | (六三) |
| 七 長途得寶 | | (六五) |

- 八 美哉西昌！宛在中央。……………(七〇)
- 九 在山有虎，在區有虎。……………(七八)
- 十 摩挲雲之蟲。……………(八四)
- 十一 會理杜鵑。……………(八九)
- 十二 今後做人的標準提高了。……………(九四)
- 十三 阿呀！鹿。……………(一〇三)
- 十四 誰來愛護富麗青年？……………(一〇九)
- 十五 這才算表演了五月渡瀘。……………(一一〇)
- 十六 我們的天職到什麼時候才完成呢？……………(一二五)

蜀南紀游詩

- 一 重慶出發……………(一三一)
- 二 成都……………(一三二)

| | | |
|----|-------|-------|
| 三 | 樂山 | (一三三) |
| 四 | 牛華溪 | (一三四) |
| 五 | 雞嶺 | (一三五) |
| 六 | 宜賓 | (一三六) |
| 七 | 南廣三青年 | (一三七) |
| 八 | 南溪 | (一三八) |
| 九 | 江安 | (一三八) |
| 十 | 瀘縣 | (一四〇) |
| 十一 | 羅漢村屠夏 | (一四一) |
| 十二 | 隆昌 | (一四二) |
| 十三 | 自流井 | (一四三) |
| 十四 | 勸告青年 | (一四四) |
| 十五 | 簡陽 | (一四五) |

| | | |
|-----|---------------|-------|
| 十六 | 成語再發 | (一四六) |
| 十七 | 雅安 | (一四六) |
| 十八 | 觀音鋪(雅安觀化鄉之一村) | (一四七) |
| 十九 | 榮縣 | (一四八) |
| 二十 | 大相嶺 | (一五〇) |
| 二十一 | 漢源 | (一五二) |
| 二十二 | 大渡河 | (一五四) |
| 二十三 | 倮族 | (一五六) |
| 二十四 | 越嶲 | (一五七) |
| 二十五 | 漢源西昌道中 | (一五九) |
| 二十六 | 西昌 | (一六二) |
| 二十七 | 西昌會理道中 | (一六六) |
| 二十八 | 會理杜鵑 | (一六八) |

附

錄

.....

(一七一)

一 重慶人三章..... (一七一)

二 既辭川康建設期成會第二辦事處主任留贈蜀南諸友好二首..... (一七四)

自敘

蜀南三種就是：

(一)蜀南攝真；

(二)甯遠心影；

(三)蜀南紀游詩。

都是民國念八年我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川康建設期成會會員的資格，參加期成會所組織的視察團，視察四川省南部一帶，並由西康省雅屬而達甯屬，來回途中所寫的。因為是同一區域，同一時期，而又一手寫成，故輯印做一冊。甯屬原屬四川，現雖劃歸西康，但地在川省之南，故併稱蜀南，當然沒有問題。

當我六年前，初次游四川時，曾對整個的四川，下過三個字的評語：「美」、「富」、「慘」。這個區域的美和富恰够代表川康全部；而甯屬之慘，怕當得全部之冠。現在，對日抗戰已到第四個年頭了。看後方物力的豐富，一般民衆，尤其是青年純潔忠勇

的可愛，真使我熱情像鴻湖般，沒法制止。吾可以老實說，吾寫這些詩文，在極悽慘極憤慨或極興奮的時候，不知淌過多少熱淚。這不是尋常的游記呀！

不是尋常的游記，是什麼呢？中有地方政治問題資料，地方經濟問題資料，邊疆種族問題資料。我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走了這麼遠的路，視察結果，當然有鉅冊報告，可是報告書的精華，都收在這裏了。因為嚴嚴整整地說這些正經話，排列許多正經資料，給人家看，容易使得人家沉悶到「瞌睡」。還不如游記體裁，用輕鬆流利而通俗的筆調寫出來的好。

青年諸君呀！現在更是什麼時候了？十來個國家，怎麼地球上不見他們的蹤影？偌大的法蘭西，獨立、自由、平等的祖國，往那裏去了呢？一個頭等海軍國，和一個頭等陸軍國，在那裏拚個誰死？誰活？無數壯士，爲了爭取他們祖國的生存和榮譽，在天空裏，在海底裏，拚他們的生命。我國呢？抗戰到四年，前方幾百萬將士，到今朝還在那裏浴血，後方幾千萬民衆，還在那裏埋頭苦幹，還沒有哼過一聲。青年諸君呀！做人的標準提高了，吾們今後怎樣才配稱「國民」呢？怎樣才配稱「人」呢？

我所寫蜀南紀游詩，爲了要求青年諸君的了解，改變了舊詩的面目，解放了舊詩的束縛，來和諸君相見。希望特別注意第十四首「敬告青年」，和末了「重做人三章」。這三種，都先發表於「國訊」。讀了以後如提什麼問題，請函寄重慶張家花園五十六號國訊社著者收，自當負責答覆。

民國三十年六月編後記。黃炎培。

蜀南攝真

國民參政會爲了加強抗戰後方力量，促進川康經濟建設，依大會的決議組織一個川康建設期成會，由期成會來組織一個川康建設視察團。團員廿一位，分五組出發。我被指定在南路組。先走嘉定、犍爲、敘府、瀘州、自流井，成一小環，再由成都向西康省的甯屬進發，路由是經雅安走越嶲、西昌各地的。那一带，真是沒有開發的天宮，農林礦牧無一不有，就是去過的人很少。廿八年三月十八日由重慶起程赴成都，算是萬重長征的發軔。

我常歡喜對人家這樣說：我們奉了使命出去視察，我們的腦海裏，出去的時候不可以有，回來的時候，不可以無。爲什麼不可以有呢？出發時如果有的話，就是成見，這是犯大忌的。要空空洞洞像一面大鏡子，一切形象才容得下，才攝取得真切。可是回來時，反而沒有，那簡直是「如入寶山空手回」了。去的時候，既然一切都無，我來寫些

什麼東西呢？

不提主張，不提議論，先把眼前真實的事物，用攝影的方法，攝取一切真影。嘉、犍、敘、瀘，是四川的南部，甯屬一帶，位於四川之南，吾文的題目——蜀南攝真，總算個個字還他一個着落。

一條成渝大道，我差不多走過七八次。到處山明水秀，雞犬禾麻；尤其是這仲春氣候，簡直是一幅青山綠水。吾且把眼簾裏的景物，割取一方，用寫真的方法寫他一下！才過了春分的時節，暖陽陽的天氣，太陽藏在淡白色雲陣裏若有若無地放射出極度和平的光線，好像不贊成地球上還有侵略國家提倡戰爭的樣子。從地球和天空連接處，發現出沈沈地睡覺的兩三座青山，靜鎮着一方。從山脚直到我們站立處，除掉中間起伏的圍陵以外，全是碧綠的農田。夾雜着幾十蔭靛黃的油菜花，清香直撲入每一個人的鼻管。旁邊還有曲曲折折的一條河流，從遠遠的通入十幾座草屋和殘破已過一半的瓦屋併湊而成的一個小村落。微風吹在河流的面上，織成雅淨而細膩的縐紋，河旁夾着疏疏落落不等年齡的楊柳，有兩三株挂下來的翠條，很不經心的拂着河流的面，使縐紋織成大

花朵。在某一棵楊柳的左方，却蹲着一個自以為偉大而被人認為不中用也不至於爲害的黃桷樹。就在這一個當兒，我們的車爲患着和司馬相同樣的消渴病的緣故，就河邊吸了幾大瓢的水，才飛也似的走開，却給我一個機緣，把這一幅天然的畫本，直攝入我腦海裏。

這樣一幅圖畫還「要得」麼？啊呀！我漏了一筆，在這大黃桷樹下，還有一大羣好的苦孩子。

孩子們呀！我掏給你們每人幾個大錢，或者請你們每人一碗白飯，雖然可以暫時滿足你們的要求，那能減輕我自己良心上的責備呢？好罷！我來寫一首詩，就算對着這一班陷在生活連家畜都不如的苦海中間的第二代國民，作爲小小的禮品。

成渝道

成渝道上萬千客，

春溪狐墜火一般赤！

道旁羣兒比秦嶺無色，

嗟嗟爾無衣，嗟嗟爾無食！

泣告貴人——

生成命薄誰憐得？

我生非無衣，我生非無食，

我衣我食化作嘉陵江上雲，

樓臺金碧神仙宅。

車子三輛，是向公路局及其他機關租得來的。參政員連同各機關參加入及職員，全部倒有六十來位。坐位既相當擁擠，每人分租這筆租金及油價，竟達四十二元多，比尋常客票加起兩倍以上。我們所坐一輛車，當頭的窗少了一塊玻璃，風力的猛襲，竟不下於暴日的對我侵略。我們雖「手無斧柯」，可是大家早已下一個大決心，任何壓迫，抵抗到底。

梁聖靈抗了一天，還算沒有詭計。到第二天，有人忽然捧得一頂破箬帽，拿來罩住。物孔，居然把風擋掉。全車羣衆頓時感覺暖和起來，大家稱頌這頂破箬帽，以爲「萬必勝，箬帽與有功焉」。我並沒有做聲，就是寫了下面一首詩：

破 笠

一車千里奔西東，

春人號寒如秋蟲。

時來破笠窮忽通，

虛窗隙往當頭風。

衆寧感謝多陽燄，

造福民生第一功。

笠亦有言：

吾生何事誰能記？

赤日下，春樹紅。

學與農夫共生死。

有欲論功算自今天起，

憑君意，我勿計。

二

過成都留四日。接洽軍民當局，訪問接待地方關心國政人士，收集參考材料，整理行裝，完成內部組織，足足忙了四天。三月廿四日出發。

地方人士談話，一片爲民請命之聲。尤其是諸父老發言非常痛切。進一步，要知民間疾苦，須先知官吏疾苦。官吏中不是沒有好人，無如付與的職權和環境不容他做好。

例如縣政府職員委任權：第一科長屬民政廳，第二科長屬財政廳，第三科長屬教育、建設兩廳。歸縣長任用者，祇有一祕書。而財廳委任之征收局長地位，和縣長相等。但如於暴政不力，則縣長記過。

曾從友人手中見一幅圖，中心是縣長。縣長之上，中間爲：

省政府、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建設廳、秘書處、保安處、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稅務督察處。上邊的左右爲全省保安司令部、區司令部、軍管區司令部、省動員委員會、省地政局、省土地陳報處、省防空司令部、綏靖主任公署、省農村合作委員會、高等法院、省黨部、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委任職公務員銓敘委託審查委員會、禁煙督察處分處、省禁煙委員會、省禁煙專款保管委員會、省財政整理委員會、省政府會計處、省政府審計委員會、省營業稅局、省糧食管理委員會、省農業改進所、省度量衡檢定所。省水利局、省公路局、航空建設協會省分會、電政管理局、郵政管理局、省振濟會。

這許多許多機關，皆得出了題目，令行縣長照辦。拿來一數，倒有三十七個之多。圖上高高排列着，好像一頂大帽子，挂線挂下來，這一位小小的縣官，好像怒髮衝冠樣子。再查和縣長平行的，有：

縣黨部、縣征收局、縣營業稅局或稽征所、縣勸業委員會、縣抗敵後援會、縣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縣禁煙委員會、縣印花稅局、郵政局、電報局、縣糧食管理分

會、縣水利委員會、縣航空建設支會、防空監視隊或監視哨、縣司法處、縣管獄署、縣振濟分會、以及駐縣軍隊。

拿來一數，倒也有十七個之多，中間多數還要縣長來負責。而縣長所管轄的機關或團體，除各區署外，有：

財務委員會、縣金庫、合作指導室、警察分駐所、國民自衛總隊部、兵役監察委員會、出征軍人家屬優待委員會、軍運代辦所、救濟院、戒煙院、文獻委員會、以及農會、工會、商會、教育會、農場、工廠、學校、民教館等。

拿來一數，至少倒也有二十餘種之多。除掉一部份由縣長負責監督外，也有須縣長直接負責的。聞四川省政府四廳一處合計收發公文平均每日倒有一千五百件之多，而每一廳處平均每日倒有一百五十件公文到縣。而一等縣政府連書記實止有四十餘人。圖上從左方右下方一個一個通統和縣長聯繫起來，簡直是萬箭攢心。苦哉縣長！雖然，還不知區長更苦哩。暫且不說。

有八贊四語替縣長訴苦說：「望之如聖賢，待之如牛馬，防之如盜賊，棄之如敝

「腿」。記得滿清年間，有流行民間的縣官嘆：「前世不善，來做知縣。前世作惡，知縣附郭」。今依此圖作新縣官嘆。

分明是一頂千斤大石冠，

壓住我小小芝麻菜豆官。

分明是萬弩齊發，

把我縣官活活地射殺。

要我幹得够，

偏又牢牢地拴住我的手。

既縛住我的兩肘，

却又一鞭一鞭趕我快快走。

不是我沒有天良，無奈左一椿，右一椿，

幾十幾百椿，都丟在我身上。

我的精神那有特別的強。

我的時間那有特別的長。

罷了！包袱抬抬，竹槓敲敲，

橫豎是幹不了，

橫豎是辦不好。

只是一般老百姓如何得了，

而且害及國家民族前途不小。

望上官慎重地思考，

這是區區親身目觀過的報告。

成都嘉定間，上午十時行，下午六時到。嘉定吾三年前到過，老朋友當然不少。而最使我忘不了的，倒是一班新朋友，尤其是一班小朋友。當我在武漢大學講話，認識了不少青年。還在中山堂公開講話一次，當晚，來了一羣十三四至十六七歲的青年小友，提出許多問題，無非是關於修養的，關於服務的，關於抗敵的。少年志氣這樣高遠，那能不使人想到中國前途有望呢？臨別，寫幾句話送給他們。（1）凡事須從對方想：作官

爲民衆想；經商爲顧客想；當教師爲學生想。(2)從遠處看，從近處做。(3)爲公奮鬥，爲私不爭。急把他們名字記起來——楊少成、熊洪德、魏世萌、趙汝傳、楊俊榮、盧伯章，皆樂山初中學生。

僅三天把公事辦了。偕友王獻唐、陳登恪、李幼樺，渡江遊烏尤寺，飯於凌雲寺，休息了大半天。從日斜雲缺處遠望峨嵋，山靈有知，恕我公私碌碌，不及來溫舊好，重遊有日，請待到抗戰功成吧。

望 峨 嵋

羨煞峨嵋，直上峨嵋，

金頂春深踏雪來！

放眼天空地闊，不見崔嵬！

別了峨嵋，長憶峨嵋，

斜日雲開翠作堆。

一幅遠山近水，人在雷塘。

三年前遊蹤，到樂山爲止。三月廿七日，從樂山行三十里，望西鄉蘇稽進發。樂山城西，一條雅河，卽青衣江，從北來。一條銅河，卽沫水，郭沫若家，在這條水旁邊。他的命名，卽因此。二水到此合流。南行又與岷江合流，爲風景最好地方。那天跨過了兩條水，沿途竹林、桑林、油菜、麥子、胡豆，完全是吾鄉景物。我是出慣門的，到今天，眼見故鄉景物，作何感想呢？蘇稽爲絲綢中心地，小小三鎮單是綢每年可出二萬幾千匹。去年政府試行統制，由絲業公司發種收繭。結果，收到繭很少。據說繭每斤市價九角多，而官價僅六角多，故民間不願。今年地方又在愁慮到政府定價偏低。他們說：婦利歸國家，決無怨言；如歸商家，或助大商抑小商，是絕對不願意的。告以政府此時尙未定價，定價時自然會採取公平的原則。但統制有外匯關係，凡是愛國的民衆，不該不贊成的。欲知蘇稽地方的一切一切，請讀吾四首詩。

蘇稽四首

一

雅河西去是銅河，

交流處，輕搖一舸。

三十里康莊，小小坡陀。

竹影生波，蠶老修柯，菜摘連科。

問今春農事如何？

却望峨嵋山色，日下雲多。

二

滑干兒來去匆匆，

十個勞工，九個煙容，

臨上征途吸一筒。

算「流差」命合窮。

君休問，

西場水口，百盞燈紅。

(註)流差：常年爲滑干夫者之稱。

三

阿娘鞋小兒天足，

新婦長袍，阿婆氣服，

去去趕場忙碌。

青油菜，白菜菔，

全家活計，盡在筠籃兒角落。

四

黃絲經，白絲經，

蘇州市面如雲。

當街高坐，收稅先生。

問藹兒一斤，值幾角幾分？

舶來利器換多金，

敢怨國權統制，

生愁惡霸豪吞。

從樂山南行，便是鼎鼎大名，與自流井同以出火、產鹽，爲一般人注目的五通橋。鹽是商產、商運、商銷的。火井鹽井主人卽產鹽者，稱場商。場商賣與運商，每斤（新秤）現由官定價（每四個月重定一次）六分五厘。運商加上鹽稅及運費，賣與銷商，官定每斤一角一分八厘，而銷商賣與民間，並不由官定價。像五通橋當地市價卽須一角六分。此礦場商常以無利可圖，或資本不敷週轉，或竟虧本，向人訴苦。吾國鑿井取鹽，雖沿用千年成法，然此工具及工作法說明書，陳列於德國慕尼黑博物館，却已被譽爲世界最早發明的鑿井法。惟科學日新月異，其中可以改進之處當然不少。一般論者常以場商未能多採用新法爲可惜。但試驗須有資本，須冒幾分險。再以爲場商採用新法後，所得利益，輒歸於場商，才肯冒險加資，從事試驗。政府在提倡改進時，尤其是在提倡增

加產量時，須明白宣布，於估定鹽價時，將試行新法所得利益，不從成本內減除，場商定然踴躍試驗，並樂於增加生產了。在自流井見久大精鹽公司製鹽法，簡單而合於經濟原則。在五通橋見晒鹽架，將鹽水引入管中，橫置於十丈高之竹架，管兩旁無數竹枝，層層掛着，如茅屋之頂，水從管之細孔流出，經日光之蒸發，風力之吹散，流過層層竹枝，滴入地面之池。這樣一來，鹽水含滷的濃度可增加百分之一十四。

我不很喜歡住頭等城市。除非服務關係，否則為家居，為讀書，皆莫妙於二等城市。尤其是在半村半郭間，沒有城市的塵囂，而倒有生活供給的便利。樂山之南，敘府之北，有二等城市犍為，不知爲了什麼，竟使我愛到流連不忍捨去。作我愛犍為歌。

我愛犍為歌二首

犍為！犍為！

美哉犍為！

左邊是岷江紆迴，

右邊是銅山崔嵬。

山下農村錯落，

江頭商舶來回。

趁着朝陽初放，

多少戎裝男女，敵愾一齊來。

健爲！健爲！

是健爲民衆的健爲。

美哉健爲！

我愛健爲！

健爲！健爲！

富哉健爲！

有竹根之鹽，

有嘉陽之煤。

清溪竹林成村，

平疇作物栽培。

直上紫雲道觀，

化學中心工業，神妙不須猜。

健爲！健爲！

是中華民國的健爲。

富哉健爲！

——我愛健爲！

（民國紀元二十八年，對日抗戰第三年，偕李、冷、林、梁、羅、胡、李、徐、黃諸君，視察川康建設。至健爲，於縣城，於清溪鎮，皆嘗集男女青年講話。既愛天然之美，物產之富，尤愛諸青年體格之豐盈，精神之充實。於其臨別，作我愛健爲歌二首，留贈諸青年學友，藉爲紀念，兼乞諸師長正之。國難方殷，天職待盡。此則余所矢願與諸青年共勉者。）

四

我們每到一地，必做一樁意義較豐富的工作，就是：鄉慰問出征軍人家屬。憐爲西南鄉清水溪，坐人力車往。此地著名天產是竹木，工藝品是煮鹽用的鍋子。到了鎮上，立即訪問有無出征軍人之家。共得三戶，一爲余昌貴的父親，眼已瞎了，坐在一間破屋裏，板凳上邊，給我們看他兒子從軍隊裏來的家信。雖不多幾句，倒是慷慨而婉轉，表現出不少情緒，這已夠刺激我神經了。二爲連長魏敷光的夫人，是一位新式鄉村女子，我們同樣地向她致敬。三爲劉成科的母親，她兒子早已爲國犧牲了。親鄰爲了不忍傷她的心，隱瞞到如今。四五十歲的老寡婦，引她到余昌貴家來見吾們，一面哭，一面喚吾的兒呀！什麼時候回來讓我看見呢？旁邊的鄰婦還在安慰她說：不久會回來的。這真使我心痛到極點了。

讀者諸君！無論你站在何種地位，無論國家將來興旺到何種地步，我們應該永遠不忘記他們每一個家庭爲國犧牲的慘狀呵！應該想我們爲國家出的氣力，已經對得起這股爲國犧牲者沒有？

樂山烏尤寺風景着實好。由樂山坐船經犍爲從岷江順流而下，泊泥溪鎮一宿，明日宜賓。沿途山川雲樹人物如畫如繡，美極了，飄海裏滿裝着天然之美。一到宜賓，入中國旅行社。主者陳範可將臥室食堂客座布置得細勻精雅，心頭忽有所感，立刻寫一長聯贈與他：

「平生頗樂山居，長憶樂山山城如畫。

此地最宜賓住，來叩宜賓賓館之門」。

寫與作自問都還不至玷辱這天然之美。

這是什末時候，還在流連風景麼？到宜賓第二天就是四月四日。那天是兒童節，滿街都是兒童。我們集全體公務員在專員公署舉行座談會，一隊兒童高舉了旗幟，到公署前唱歌喊口號。一代表出隊要求見見我們，當然無法拒却。我立即挺身而出，向着他們很高興地說了很簡短的一段話，末了就是「愛國，愛人，自愛」三點。還把這意思借金岷日報發表了一篇小文章。

宜賓是舊時的敘府，岷江金沙江到此合流爲揚子江。成都的西部西南部以及金沙江

兩旁土產，由水道輸出，外來貨物，由水道向上開各地輸入，都要經過這裏。最近政府正在建築欽昆鐵路，兩年可完成。從此由欽府到昆明，轉滇緬路到仰光，或轉滇越路到海防出海。試想今後欽府將成何等局面！可是依我小小經驗，如內地生產不與交通同樣的進展，則交通適予外貨以內銷機會。又如教育不與交通同樣的進展，則地方固有的善良風氣，將因交通而變壞。所以交通之發達，於地方為禍為福，仍在地方自己的努力。此點我在四月五日宜賓各法團代表座談會上很坦白誠懇地說過。

欽昆鐵路未築成以前，先就公路試辦駝運，輸出桐油、藥材，輸入汽油、棉花、書籍。現已有一萬六千匹驢馬在駝運中。依試驗經過，頗有希望，至少可供給一大部分的需要。一羣驢馬在長征途中以一匹領導，額上高插紅纓，標題「司令」兩字，衆驢馬依次隨了牠走，沒有一頭敢亂秩序。指揮驢馬的人，稱馬哥頭。在內地沒有新式交通工具地方，驢馬就是主要交通工具。他們也有組織，有資本金投資，勞動家賣力，還有江湖豪俠，擔任保鏢。而以第三種組織尤為嚴整有力。誰說我中國人政治能力薄弱呢？我對主持駝運者說，須注意勿奪這三種人生計。還須收集他們經驗和才能，為我利用。

吾國初辦兵役，當然說不上好。可是各地方民衆，並不因此減少他們投軍的熱烈情緒。四月二日從宜賓坐木船下水至南廣鎮，地屬慶符縣。此行專爲慰問出征軍人家屬。鎮上有志願從軍者三人，爲一般社會所矚目。一爲張耀先，訪見他的夫人。一爲尙彬儒，訪見他母親。一爲舒光明，有老祖母在堂，惜不及訪見。三位都是十八九歲青年，畢業於高等小學的。我們問尙老太太，彬儒投軍，是否抽中了籤？她答，沒有，他自己要去哩。聞、你倒沒有阻止他去？答、他要去打日本鬼子，怎麼能阻止他呢！那時我們都集中在一家小商店裏。有人指黑沈沈的櫃檯裏坐着一位五六十歲老翁說，都是這位老翁常常說日本鬼子不打不得了，須得大家都去打，國家才有生路，大家才得活命。我們便向那位老翁致敬。問姓名知爲尙子卿。讀者諸君！我們切勿輕視內地窮鄉僻壤，中間熱心愛國之士正着實不少，而且他們說到就做，不是空口嚷高調。看到這種地方，能勿使通都大邑號稱智識階級對國家並沒有實際貢獻者愧死。還從他們家裏得到三封信，錄如下：

(一) 尙彬儒第一信 母親大人膝下，跪稟者；男自別以來，轉瞬三載，但不知身

體安好否？自瀏陽回信以後，都未得到音信，爲念。今男駐×××縣，現刻敵人未曾進攻，因他兵力移攻北戰場去，所以他不能再進。我們各部官兵，準備攻擊，加緊教訓，陷失之地方，概行要在廿八年當中收復。欲收復失地，挽救被難同胞，唯一無二，去與敵人拚命，才是我們的出路。一切望大人不要懸念。

男
彬儒跪稟 元月廿一日

二）尙彬儒第二信 母親大人膝下，跪稟者：我看了日本人殺父之仇，我很願意抵抗。不過我們前次上火線，莫有打死他好多，現在我們已經下來休息了，而每夜仍在工作；我心裏很想個人丟個一擲炸彈，那裏心才安，死亦甘心了。在這時到很安全的休息，而前方戰士們日曝雨打着。前幾天，滇軍打死日本約三千多人，謝他們給我的好槍，他們的天橋毀了，跌河死者有二千餘人。十月廿四日又打他一架飛機，幾乎每一日都要打毀他的飛機。在這鎗林彈雨當中，兒的身體比平時好得多，請你不要懸念，請大人保重身體爲要。

兒
彬儒

(三)舒光明信 祖母大人尊鑒：遠別慈顏，時懷孺慕，每思稟奉，因行軍之期，莫有閑時，所以莫有寫信回家。今奉令往××任××之工作，在此有稍久之時間。孫在外多見不少事情，許多見識。祖母大人在家是很懸望，孫也想增加回家，但有不許的：一、金融，二、道途不清靜。且在連上不能准假，只得請祖母保重身體，孫在外有了成績是一定要回家，請 祖母不要掛念。

孫 光明跪稟 十，十六。

五

從樂山到宜賓，走的是岷江水路，由北而南。宜賓工作完了，便折而東行，從長江順流而下，第一個縣城是南溪，位在長江的北岸，四月七日午刻到着。

我們每到一地，必集行政人員，地方公團士紳，舉行座談會，必集青年講話。到南溪，有位士紳在座談會報告：在抗敵初期正劇烈時，許多地方青年組織志願兵十隊，赴前方殺敵，到了重慶因某種障礙，未能前去，至今引為憾事云云。雖是好事多磨，沒有

能達到目的地，但四川各地青年的熱心抗戰，也可見一斑了。是該與南廣三青年同受我們欽佩的。

長江在宜賓縣城外，由岷江金沙江二水合流而成。金沙江的得名，以水含金沙的緣故。與岷江合流以後，兩岸還有不少金沙。南溪縣城下游十五里地名瀛洲閣，古時有此建設，今則一片平沙，是長江北岸荒地的一部分。不料該地却包含着不少金沙。歷年爲了競爭淘取，發生無數公私糾紛，因此地方官發令封閉，讓大家搶不到手。這本來不是辦法。我們去時，聞四川建設廳正在設廠試行淘取，就前去參觀。這種土法淘金，我還第一次目睹。方法係用板盤斜置，上承一箕。此箕及盤，土人總名爲船。論金廠的大小，以若干船計。先掘取地面砂土，傾入船內，以水瀝之，塊礫留在箕內，其含金之細砂，逐水流過盤內斜支之板。此板用細竹片斜疊密排而成。含金之細砂流過，則沉澱於竹片之隙縫內。如是傾水不已，澱積金沙漸多。乃將含金之細砂傾入另一器內，用水淘之，最後得金砂少許，和以水銀，使金被吸入水銀內。用指撮搯成一小堆，付管理員稱之，每一船每天得金重量多少不等，重者可七八分，全天重者可得十五六分。是名水

金。經火則水銀去而純金成。

據該廠管理員尙君言：平均每日可得水金八兩左右，約合純金四五兩。每兩依市價值銀二百四十圓，合共每日可得一千圓左右。上月得純金一百兩。

管理員述：每一工人由廠每日給工資六角。開工人，知每人每日得工資一角，但由工頭給飯。觀工人會冷，則僅飯與鹽塊而已。工人送到過秤之水金，每船每天以金十四分爲標準。每加重一分給獎兩角。

此廠係川建廳試辦，地方人對之，不免稍有懷疑。吾以爲貨棄於地，太可惜。若經過合法手續，而分一部分擴充地方公益之用，且允許地方推員參加監視，民衆便不致懷疑了。

吾最愛第二等都市，尤其是位置在最大都市附近百十里以內者。設我卜居，認此爲最合式。我鄉江蘇之蘇州，亦是一例。長江上游，大都市爲宜賓，爲瀘州。我所最愛的乃是瀘州上游一百二十里的江安。可是這樣的世界，我們的國家到這般地步，我良心如何能容我休息呢？

四月八日，從南溪坐小船到江安。那天是清明過後第二天，天氣陰沉沉得可怕，風淅淅瀝瀝地吹在面孔上發生一種很不自然的反應。小船趁着風，順着江流，向東直駛，如果毫無障礙，便像要直達幾千幾萬人「傷心之地」上海似的。讀者諸君！以我輩所處的環境，尤其是有國無家的游子像我，此情此境，試問作何感想？所幸同行不少好友，朝夕談心，頗感不可多得。而我受着責任心的驅使，尤一刻不敢放鬆，因此在十分緊張的情緒下，一天一天一程一程地過去。我有詩：「多謝一江風，送我隨流東復東。萬一見陽雷雨護邊到吳淞，何待他年家祭兒孫告乃翁。」「春陰漠漠桐花凍，斜風一舸江安送」。都是據實描寫當時情景。四川過了清明節，天氣轉寒，稱「凍桐花」，吾友李幼樁這樣說。

江安登岸，有一物使我感覺愉快，就是眼簾前滿放着的竹，其長有過三四丈的。其大直徑殆達七八寸，吾在別處見三丈多長的國旗竿，用竹子做的，向知是江安竹子，那天所見，沿江邊站着的一籬籬兒都是。走在街上，前後左右不是竹工，便是竹商。我却很高興地很慎重地買了一把竹扇。買把竹扇子平常得很，有什麼大驚小怪呢？

原來著者在十來歲時，著者的父親，年年在外省游幕，曾寄歸這樣的一把竹扇。事情已隔了四十多年，可是這竹扇的影像，却至今留着腦海裏，忽然在眼簾前出現，那得不教人興奮呢？抽一個空兒，趕快走上竹扇店，也不講價格，買了回來，極端珍重地藏在衣箱底裏，預備帶歸交給我同胞妹子，作爲亡故已達四十五年的老父的哀痛紀念。

馮氏是江安望族，若飛是我舊友，訪他的家庭，和他夫人談天，偶然談及夫人母家是江蘇常州，根究下去，那曉得就是前輩莊思緘先生蘊寬的愛女。那天邀餐，和幾位女教師同席，寫贈一副聯語：「後學尊師尊世閥；平生愛竹愛江城」。

在瀘縣盤桓了三天，當然是很大的都市。尤其是瀘縣，東西是長江，南北是鐵路，恍忽第二武漢。最近的將來，定還要擴大。可是我所念念不忘的，到是一件被人不配稱「大」的事情。

國民參政會所組織的川康視察團團員，是奉着議長蔣公很鄭重的很懇切的囑託，要他們到處慰問出征軍人家屬。那天同人在瀘州公事快要辦了的時候，大家從沱江下了船，到洞窩地方，去看水力發電。看完歸途，經過江邊一個小市集，名羅漢場。團探長

這邊有出征軍人沒有？保長就帶我們到長江邊邊上一間傾斜到七十五度以上的草屋前面。吾有些明白了，就趕快把一位保長設法拉開從黃色的土堆上彷彿爬行似的走上去，只見一位白髮滿頭的老者，問他的姓名，知是「詹朝興」。其實他的年齡比著者高不了多少，只是頭等道地的勞動家的風采，像過慣了安逸生活的我，那有資格和他相比配呢！慢慢攀談的結果，知他的老妻早已去世了。只有一個兒子二十八歲叫金元。媳婦也去世了，留下一個三歲的孫兒，瘦弱得不像滿三歲，滿身是泥漿，面色比菜還要灰白難看，靠著他的老祖父身邊，呆呆地聽我們講話。事情是起於今年元旦那天，保長來告訴着政府要征發壯丁去打仗，是公道不過的辦法，叫抽籤，你的兒子金元已經中了第一名，恭喜你就要出去的。真是晴天霹靂，吾一些也不懂——老者這樣說。我們便問：國家的法令，獨子可以免役的，知道嗎？答、吾不懂。問、你兒子出門的時候，有人送過錢沒有？答、聽說有二十塊大洋。問、那麼你收到沒有？不答。再問，輕輕地答「沒有」。問、政府規定應該送幾担穀子，你收到沒有？又輕輕地答「沒有」。我們趕快趁保長沒站在旁邊的時候，掏幾塊錢送給他，輕輕對他說：你可不要對人家提起。我們的幸

團長使用四川話，當着大衆，把最高領袖很鄭重很誠懇的意思，演說了一番，更對老者說了許多安慰的話，一面很嚴正地對保長說了幾句話。太陽下山了，趁天色還沒有黑，下船罷。他老人家一把一把眼淚，遠遠地站着看我們下船。他的三歲孫兒，獨自地站在江水的階頭。直到我們的小船開到江心，回頭一看，還是呆呆地望着。

六

瀘州民風特別馴良。天氣冬不冰凍，盛夏最熱不過華氏表九十度。其實四川這一類都市正不少哩。瀘州是沱江入長江處。我們過了沱江，將上公共汽車北行赴隆昌，那天是四月十二。以前走的是水程，從容閒適，船上還可以寫寫文章，開開會，討論討論問題。抬頭一望，一幅半斜不整的砒蓬，趁着風，順着水流，自由自在東下。兩岸碧綠的山峯，在一路如迎如送中間，活現出一幅天然畫稿。青山啊！要使我沒有懂得你肚子裏隱藏着許多凶穢可怕的「匪」，你簡直是我生平最親愛的朋友之一了。讀者諸君！「匪」是真凶殘可怕的麼？褚輔成先生是主持東路組視察的。他告訴我，有一天，某縣縣長說，今天解到一個大股匪首領，先生，你願見他麼？褚先生一見，大吃一驚，原來是一

位二十三歲白面書生。褚先生問：「你好好青年，怎麼當「匪」呢？」以下是他答語：「我原在西安某中學好好讀書的。我家本是小康，父親辦過民團剿過匪的。一天，忽來一通電報，說我父親和母親都給匪首殺死了。我急打電報給地方長官請他嚴辦，並替我父母報仇。不料電報去後，若沉大海。不得已告了假，奔回家，才知長官初意也想究辦的，到底錢可通神，接受了匪首有效的運動，便變成一百個不理。我想：生我的父母無端給人家殺死還不報仇，還算人麼？就約集了父親舊時的部下，拚拚湊湊收拾了二十多支槍，悄悄地出其不意打進仇家的村莊，也把仇人的夫妻同樣地殺死，出了我一口冤氣。可是一轉念，我們這一羣人望那裏走呢？除掉落草別無他法」。褚先生說：「那麼你何不去官廳自首？」答：「先生！受過仇家賄賂的官廳，在這種情形下，自投到羅網裏去，還會有生命麼！」褚先生也祇有一聲長嘆了。讀者諸君！憑我良心，最好不要稱他們做「匪」。或者把「匪」字另外下一個定議。爲什麼呢？據江安的紳士告訴我：四川有許多地方的「匪」，遇到農村放款人員下鄉，他們不但不搶劫，而且還歡迎，還派隊保護。「匪」說：「他們是好人，是幫助我們老百姓的。」讀者諸君啊！他們代表那種人說話？我

想最好還是把一部分的「官」，和被人稱做「匪」的他們中間一部分。雙方的頭銜對調一下，怕倒是合理些。我生平有一事，很可以自慰。過去中國有一部分人被稱爲「匪」的，我的口頭和筆下從沒有稱過。到後來再沒有人稱他們做「匪」了，我暗地裏叫聲慚愧慚愧。——

那天公共汽車下午二時半開行，中途拋了半小時的錨，五時半才到隆昌。隆昌劉縣長覺民，和多人守候了許久了。縣長一見便說：「沿途平安麼？我輩很擔憂哩！」奇怪！擔什麼憂呢？縣長說：「諸位不知，諸位經過路線的旁邊李市鄉，就是前夜給匪洗劫了的啊！」

明天開座談會了。劉縣長到任才七天，據述已和匪打過兩次仗。劉縣長倒不是風塵俗吏。他到任後定下兩句自勉的話——「無所求而來，有所爲而去」。好！很好！不過我是走過幾年世路的人，聽到人家一百分好的話，對不起，照例記他個四十分，等他實行出來了，恭恭敬敬地再加上六十湊成一百。啊呀，我無意中鈔襲了孔老先生的老文章了。孔老先生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人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不過我深信隆昌劉縣長這張簇新的支票，一定是兌現的。

明天，劉縣長介紹我們到隆昌縣立中學對男女生三百餘人講話，校長席大年主席。我近來歡喜介紹元朝一位南方學者流轉到北方去的郝陵川先生，名叫「經」。他有一句重要的貢獻。他說：「必須把陷在水火裏的幾百萬老百姓救他們出來，我的學問才算有用。」那天，我還貢獻了許多平實易行的辦法。縣長代表男女諸青年向吾們提出一種現狀，並提出請求，就是初中學生每人每學期書籍費從前三圓，今須八圓餘。他們實在不了，非向中央請求救濟不可。因此我聯想到在宜賓的時候，有一位紳士告訴我，他家裏的子弟輩，還能讀到大學畢業，孫輩祇能讀到中學畢業了。再下一輩呢？怕連中學都讀不成了。讀者諸君！這句話是多麼慘刻而嚴重呢！

從隆昌到自流井了、自流井，我在民廿五年春去過的。這番重遊，老朋友新朋友，着實不少。就是去參觀鹽井，火井，把前後三年比較一下，著實有味兒。我現在把關於鹽務幾個要點說一說。該鹽區實分東西兩場：東場屬富順，俗稱自流井；西場屬榮縣，俗稱貫井。合稱富榮鹽務。以前不是到過五通橋麼？那邊也分兩場：一是犍爲場，一是樂山場。這四個場是川南北二十六場中主要區域，我便把犍、樂兩場都報告一下

先說各鹽場的產量。富榮場民廿七產額係四百五十六萬八千三百九十八市擔。較之民廿二產額二百八十一萬市擔，五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隄為場民廿七產額七十三萬五千九百八十二市擔，較之民廿二產額五十三萬一千市擔，五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樂山場民廿七產額五十萬七千七百一十一市擔，較之民廿二產額三十五萬六千市擔，五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為欲知各場鹽價，訪查之結果，富榮場場商售與運商每斤自二分七厘至三分七厘。運商加正附稅五分二厘，運費一分一厘，售於銷商為一角一分。銷商售價，高低不一。而買市的售價，係每斤九分四厘。隄、樂兩場場商售與運商上等鹽每斤一角一分八厘。銷商售價，高低不一。而五通橋當地公垣售價現為一角六分。但三年前僅為七分。以上係在座談會時，從局長及鹽商口頭一層層追問出來的。場商運商售價，都由官定。但銷商售價，政府還沒有統制。所以他們的利益厚一分，民食即貴一分。中間場商因智識與財力關係，沒有能積極改良，又因燃料來源不很豐富，各種物價節節高漲，以致紛紛宣告虧本，因而影響到增產政策。政府雖准場商向銀行貸款，並限定息率，但數量尚嫌不夠。

至於鹽稅，每引（一百零二擔爲一引）三圓五角。附稅三角，建設附稅三角，護商稅五角。卽每引共納四圓八角，每斤統合四分八厘。這是五通橋分局長告訴我的。

戰前的政策，一面限制產額，一面提倡改進。擬設槓範鹽場，機器早已購好，惜因抗戰停止進行。

以上爲鹽務概況的一斑。川省有一個問題，幾於無人能答復。就是各縣田賦，但聞人說一年幾征，究竟每畝征銀多少？一年共征銀多少？只知賦稅之重，而不知重到什麼程度。這回觀察，對這一點，終算用一番苦工夫。每到一縣，問縣政府，問征收機關。要是不能答，那末去問地方父老，大概每縣沒有幾個人能答復的。可見這一些材料，倒是很有名貴哩。茲將訪查所得各縣田賦狀況，寫在下邊。

樂山每糧一兩，每征計十一圓四角。本年度五征又二成。該縣田至多五十畝合納銀一兩，本年度，每畝合共征銀二圓九角八分九厘。這是縣長劉芳口頭答復的。

犍爲每糧一兩，每征計銀十四圓三角。本年度五征又四成。卽每糧一兩，合共征正附稅銀八十二圓。這是財委會長潘蓬仙口述的。可惜每租幾石合地一畝；每地幾畝或每

租幾石合納糧一兩，竟沒人知道。

宜賓每糧一兩每征計銀十五圓三角八分。本年度五征又九成。該縣每租一擔合地一畝。每租六十擔，合納銀一兩。本年度每畝合共征銀一圓五角一分二厘。這是合作指導主任廖貴成說的。

南溪每糧一兩，每征銀十八圓二角六分。本年度五征又四成。該縣租一擔，合地一畝，每租五十擔，合納銀一兩。本年度每畝合共征銀一圓八角三分二厘。這是縣長尹克任及征收局長劉紹齋口述的。

江安每糧一兩，每征銀十六圓。本年度五征又一成。該縣每地六十七畝，合納銀一兩，本年度每畝合共征銀一圓一角九分七厘，這是縣府科長張永選所說的。

瀘縣每糧一兩，每征銀十二圓四角一分。本年度五征又六成。每糧一兩，合共征正附稅六十九圓零五分。這是財委會長口述的。借其他無人能答了。

隆昌每糧一兩，每征銀十圓五角二分。本年度共五征。該縣每租兩擔，合地一畝；每租一百擔，即地五十畝合納糧一兩七錢。本年度每畝合共征銀一圓七角七分三厘。這

是財委會長段質文說的。

富順每糧一兩，每征銀十三圓七角二分。本年度五征又二成，即每糧一兩合共征正附稅六十七圓八角九分。這是征收局員口述，惜其他不知道。

綜合上開各縣訪問所得，可以斷一句，本年度每田一畝擔負正附各稅至多一圓九角八分九厘（像樂山），至少一圓一角九分七厘（像江安）。我不敢說沒有錯誤，很希望各縣士紳起而糾正，並希望各縣依此調查開示，如果全省普遍查明，製為統計，拿來做整理地政的基礎，這倒是無上寶貴材料。

日下午兩點鐘，可以說到此告一段落。另有正式報告書，這不過是「管中窺豹，略見一斑」。我們暫且回去了。

向成都回去，路過龍泉驛。這樣衝要大站，昨天暴徒白晝劫車，傷害男女乘客，沿途紛紛都在談論這件事。

次午歸途過內江，浴於中川浴室。已浴罷了，工友某君正幫助我整理衣物。突然問：

「先生，你不是三年前到過自流井麼？」答：「是！你怎麼知道呢？」他說：「先生是

上海人呀！上海當時真好地方。先生！你不是那天在公園演說嗎？我就聽過你演說的。先生！當時的上海真好地方呀！這回打仗打得苦了。哼！日本小鬼。」

明天車抵沱江，船少車多，挨了半序渡江。預計須等待六小時，先坐小艇渡東岸禪木鎮進慶雲茶肆吃茶。旁邊糖果店一小主人突問我你是黃先生麼？是炎培先生麼？我大吃一驚。交談的結果，才知小主人姓林，號濬江，是內江縣立初中學生，三年前聽過我月下廣場演，一現畢業了，幫他父親營業，把小小糖果店，收拾得整潔優美。要我寫字，曾做紀念，就寫一聯贈與他：

「建國興家，要培佳子弟。

錦天繡地，莫負好江山。」

寧遠心影

一 千里之行起於足下

一條老翡翠色的錦江，通到兩岸夾着長條拂地的垂柳和幾行參天古樹的百花潭，旁邊一座紀念愛國詩聖的工部草堂。在這充滿着無邊詩意的天地中間，橫臥着一條和紫花布一般的，曾經踏過無數詩人、政客、戰士、勞工與無告平民腳跡的大道。當那早起的大陽才從樹蔭裏通過輻射形的紫光線的時候，忽然來一輛裝載着二十來個乘客的大汽車，由東而西，向着朦朧地煙霧裏進發，一陣一陣狂叫着的喇叭聲，好像有意要叫破昏迷迷隱色似的。近前一看，車身橫揭着「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十二個大字。

到底車中二十來位乘客，沒有一個女性，也不多幾個是年輕小夥子，他們在自由自在中間，還維持着那莊嚴氣象，嘴裏並沒有唱着歌兒曲兒。他們到底多數是學者是專門家，大概他們坐在車廂裏，長途垂着頭，不斷地在考慮那某種原理原則和某種方程式；中間有幾位也許在想那淪陷的故鄉，心頭立刻構成光復江山的幻境，只是沒有慷慨

地唱出「打回老家去」調兒來。

走十六公里到雙流，又二十里到舊縣，五里，從鄧公場渡岷江而西，旋又渡回，二里，過新津青衣江，三十七里，過邛徠，五十五里，過名山，又十七里抵雅安。從成都到此，共一百五十三公里。雅安到了，且讓我吧時間記着，這是民國廿八年五月三日下午五時。

從成都來，一片平原。過了邛徠，到名山，全是高低起伏的岡陵。近雅安處，從高山曲折而下，恰像成渝道上的龍泉驛。雅安縣城在雅河旁邊，東是蒙山，西是蔡山，中間是長形的壩子。雅屬是四川省第十七行政區，今與第十八行政區甯屬都劃歸了西康。而到此的視察團，是南路組；視察目的，在甯屬，却不在雅屬。

抗戰期間，內地旅行，最困難問題是交通器。雅安以南，此時還沒有公路，大汽車早「知難而退」了。惟一的利器，就是滑竿兒。而乘客那麼多，每一個滑竿兒，須伙子二名多到四名。正在喧讓的當兒，讓我偷閒擺一個龍門陣。前清某縣官坐着山轎赴任，途中和轎班頭兒閒談，這位班頭，倒是飽歷風霜，刁鑽得了不得的，縣官說：「不瞞你班頭兒，本官傾家蕩產，才弄到這一官半職。我所左思右想，放心不下，就是這肥瘦問

「班頭說：『小的也不敢瞞老爺，小的們左思右想，放心不下，也就是這肥瘦問題。』」

「縣官大驚，說：『這是什麼話？』」班頭說，老爺且聽小的講來：老爺所想，是老爺官缺的肥瘦，小的們所想，倒是老爺本身的肥瘦。只有一點，小的決不敢有僭，老爺總想越肥越好。而小的們，只想越瘦越好。就怕老爺越吃得飽飽，小人們越發倒靈哩。」

「現在呢？坐轎的先生們，當然都是二十世紀人物了。而這班伙子，還在那裏較量肥瘦。關了大半天，好容易才得解決。」

出雅安城南門，官紳擺着杯茗相送。沿途浩浩蕩蕩地一級一級上着山坡向南走，幾乎全日走在兩大山脈中間，有時沿着溪流，有時踏着壩子前進。十里，過對岩。又十里，過只石里。這都是土人嘴裏所報里數，沒有公路，就不知道公里。問題來了。這一大羣滑竿伙兒，雖沒有像某大官報告，山西從前男女十個人中間，吸煙的倒有十一個，一個在母腹中早吸上了。可是至少總有十分之十。我所坐的滑竿伙兒顛顛跌跌太可憐了，祇有跳下來滾出腳兒走。走二十里到觀音鋪，就投宿罷！

且慢，莫忘了重要報告。這回對日抗戰，為何艱苦到這般地步？陸軍着實不差，空

筆巨大的海軍經費，就爲當時清朝慈禧皇太后，要籌備她的六旬萬壽，把這筆費，挪去蓋造了一座頤和園，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仗，喪師失地。北京某名士，想撰一部章回小說來記載一下，小說沒有成，回目倒成了。第一回就是「頤和園壽宴搭天棚；旅順口喪師歸日本」。若使當時有了雄厚的海軍，中國國勢那裏會像今天呢？諸位知道這一個被人稱做慈禧太后，斷送了滿清，還禍延民國的人妖，生在什麼地方呢？就生在這雅安。我們在這全民苦戰中間，經過這箇地方，記起這段故事，教人作何感想呢？

二 幾個同胞，赤條條的結局！

這一次旅行，在整個川康建設視察團中間，我們祇是一部份，可是人員倒也有二十一位。包括參政員四位，各部會各機關派來參加者十一位，餘外是祕書幹事。地方長官還派了幾十名衛隊護送着。這一大羣人，不能沒有組織。那天早起，滑干仗、馱子、驢兒、馬兒，鬧了一兩個小時。虧得兩位，一位是雷幹事，一位是羅幹事，着實能幹，擺

佈得齊齊整整，向着遠大的前程進發。第一個宿所是觀音鋪，屬雅安縣觀化鄉。那天走了四十里。

重重疊疊的山峯，一條曲曲彎彎的溪流，橫臥在雲山深處。五百來戶人家，一半是破爛，一半是欹斜着的房屋，排列在溪流旁邊。一條充滿着死氣的街道，兩行從嚴嚴密密的灰塵和蛛網底下邊透露出金碧輝煌的幾個大字：不是祝壽，便是賀喜；不是祝駿業開張，便是賀科名鼎盛。可是門楣大都倒塌了，總算把「倒楣」一個名詞活活的表演出來了。那時在下午四五時的光景，街上竟冷清清地難得見一個人。忽然走出一位同胞，一箇手血淋淋地五個指頭早沒有了。擎着那「赤手空拳」，從那模糊糊不完全的五官中，發出慘叫的怪聲，好像在哀求他們一羣天上的仙靈，賞給他一些些多年沒有吃過了飯似的。回頭却見牆上張貼着黃紙大字告示，說：某日要征收錢糧，鳴鑼爲號。有不交納者，以後便加酬幾分之幾。聞事少管，快去找一個宿所。從這典型的「好太兒」門板上，却發見六七寸長的白紙，粘得牢牢的一首七言古詩，下款沒有肯署名，只寫着民二十七年字樣。這詩是寫民國初年當地的繁華，這位詩翁在十二年前，推算上去，就是民

十五年前曾當過本地的縣長。一轉下來便說到雅安，說到軍閥苛稅，不願再做官了。末兩句寫現狀：「門楣金碧都何有，惟有溪聲似昔時。」讀完，不由得我一陣心酸，幾乎流下眼淚來了。回頭看看自己，覺衣衫面貌，安放在這個世界裏，心頭只有極度不安。還是帶來的一大羣馱子，滑干夫，多是這「好太兒」中間最適宜的人物。

途中，發見了兩位同胞，高臥在大道旁邊，早安開的魂歸天上了，却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他們遺在人間的兩副尊容，表現出從早就名列芙蓉仙籍的老資格。最近的結果，還是從飢餓線上奮鬥得來。旁邊有人說：剛才還看見他們穿着飄飄欲仙瓊瑤一般的褲子哩，不知誰來自動地繼承了他們這些僅有的遺產了。同行的楊委員，發大慈悲，立刻喚到當地被人尊為行政基層組織的聯保主任來。從他認為極平常不夠刺激神經的現象中間，根據他對人的認識，很要好的接受了大名鼎鼎楊委員的勸告，臨時來盡一個額外的義務，每位給他一個「入土為安」，就算是奠定了他倆最後的人生結局。

第二天清晨七時行。三十里，到麻柳場。又二十里，到榮經縣。沿途見各區聯保主任收付公款，都有榜示，倒很合理。榮經有富足的鑛產，尤其是煤和鐵。就是觀音鋪旁

邊也產煤。在收煤處門外，揭示着定價，每百斤一元二角，但運費須外加八角。現因銷路不暢，暫停收煤。

我每到一地，寫一首詩。不是我多事，實在這種環境，不寫詩，簡直是對不起天地祖宗。可是除掉寫詩，還有什麼呢？把「梁經」一首寫在下邊。

（見紀遊詩）

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過榮經縣，在中午十二時光景。飯後即行。這一天宿所，是黃泥堡。所經過的，都還不算崎嶇難走。一路平安無話。可是麻煩的問題慢慢地來了。

二十多位先生，大多數是做過大事的，有當過大官的，有帶過幾十萬大兵的，有十足的西洋留學生，有不折不扣的第一流科學專家。同行者還有人帶了不少紙幣，謀解決內地金融流通問題。衛兵有時多至七八十，少亦四五十，這是地方政府，根據他們的經驗，也是他們的厚意，認為必不可少的。滑干夫多多少少總得有五六十。一百多件行

季，二十來匹牲口，配上二十來名馱夫，加上幾匹馬，聯聯翩翩成了一條直綫。在出發的時候，料定前參後差是不能避免的。就怕是走岔或落後失散，乃指定幹事某甲前導，某乙斷後。任何人不准走在某甲的前面，也不許某乙走在任何人前面。快到黃昏時候才抵黃泥堡。這天走了九十來里路，大家相當疲乏了。天又縣縣地雨，滿街都是黃泥，不愧是黃泥堡。找到一家把黑的灰塵和黃的泥漿混合構成起來的頭等大旅館，才想把行李打開來歇息，不料一點人數，有一位先生和乙幹事還沒有到。等一下，還是不到。再等一下，早過二更了，還是不到。不好了，定是滑干夫發生了問題。立即揀選了比較強有力的兩班，許了他們重賞，冒雨迎上去，果然在相隔十五里光景的梯子舖地方迎着。等到迎接他們加入大羣的時候，已是第二天午前二時半了。

天沒有亮，大家你喚我，我喚你，快快起身上路。可是雨偏自由自在的一點不和你們講交情，老是下個不休。今天的課程比較艱難了。從這裏起，便須直向高山上爬。是什麼山呢？就是大相嶺。原來雅屬和甯屬的分界，在這一段就是大渡河。大渡河有人說就是諸葛武侯南征渡大軍的瀘水。這水橫臥在兩大山脈的中間，南面是小丞相嶺，北面

便是大丞相嶺，都是紀念諸葛丞相而得名的，現在便簡稱小相嶺和大相嶺。從這黃泥堡踏上大相嶺，開步便是登高，端着走須經四十五里才是下坡。再走十五里到了漢源縣城。實在，大相嶺還沒有完哩！那天早起，一羣驢馬，淋在稠稠密密的雨絲中間，望着一大堆行李長鳴，好像眼前這道使命，雖不敢抵抗，不免對着一羣貴客想訴苦的樣子。走！快走！第一座高山，第一天雨，便躊躇起來，還能達到目的地麼？快走！走！

十里，小關。十里，大關。雲忽然疏散了。在初初開朗的朝起陽光籠罩之下，歷歷地很莊嚴又很和藹的諸葛大丞相尊容，出現於一大羣旅客的面前。走！高高興興地走！十里，蠻坡。又十里，三大灣。從黃泥堡來，路很陡。上彎很大的斜坡，攔腰開一條羊腸小路，從橫裏劃破碧綠的山草，人便從這小路上走。一個拐彎，又是一個拐彎，從這又深又大的山谷裏送到一陣風，特別厲害。一連三個拐彎。有人說，這三大彎的風平白地會把行人吹倒，這我倒相信的。五年前上浙江天台山，走過弔桶岡，很平凡的風，把我們一羣游客幾乎從岡的左邊吹到右邊。那裏土人還說：這叫做「經過弔桶橋，水牛吹過岡」。諸君不信，請讀生活書店出版拙著「之東」。不用說了！江、浙家鄉天堂似的

蘇、杭，到今怎麼會變做鬼國呢？誰來光復「天堂」？不是我們的責任，是誰的責任？到草鞋坪，就是大相嶺最高處。

不得了，不得了，闖大禍了！拍！拍！只聽得前面怪叫聲，突噪聲，三腳兩步奔上去，問是什麼？只見一個勞工手捧着肚腹蹲着，嘴裏只說鎗！鎗！另外一個勞工腳骨上流着一條鮮血。才知是一個衛兵在休息的時候，對着前面的山腹，試放手鎗。不料一彈頂回來，中了插身經過的一位工友的腹；又一彈，中了又一工友腳。這兩位工友，並不在我們大羣裏，都是靠勞力為生的同路人，這可不了哩！人當危急的時候，自己的心第一要鎮定着。立派一位幹事先細察傷腹的工友；次察傷腳的。同時另派衛隊二人，將凶手看住，勿讓逃脫。好得我們設備相當周到，所有裏傷的藥品紗布都隨帶着。一位幹事長於政護，早繫束好好，騰出兩個滑竿，送他們到漢源城醫院裏去。凶手交主管長官懲戒。院長報告傷腹者彈從左邊腹皮下透向右邊出來，並沒有傷內腑。傷腳者彈中山石，石片飛起，碰傷腳背，更沒有大問題。當然醫藥費，短時間的生活費，贈與的數量，要相當優厚的了。一場天大的風波，才調排過去。

從草鞋坪迤邐而下，十里，羊圈門。五里，漢源縣。一大羣人——縣長、縣府人員、公團代表、紳耆、民衆在城外迎接。入合作社招待所。漢源縣城在大相嶺南麓，去平地尚遠，位於東西南大橫斷嶺之間。其形勢，就我所見，很像熱河。熱河今又怎樣了？還忍回憶我六年前游蹤麼？

在極度熱烈的歡迎聲中，又遭一件意外事。就是同行某先生的行李，在過羊圈門的時候，被挑夫送到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到底沒有能查得。

四 一個才被人特別注視的民族。

漢源城位於大相嶺之南，地當山半，蜿蜒的城牆，築在東西兩崖中間的高岡之面，所以四季多風。漢源一名清溪，多風，雅州多雨，故稱「清風雅雨」。北越山頂通雅安，就是我們的來路。西通康定，西南通西昌。三大路都是從高山腹部很分明地曲曲彎彎分着路頭前進，直到人的眼力看不見為止。出漢源城西南行。向山腰一兩個轉彎，忽然高花大木，一片溫帶氣象，華氏表位五十五度頓時升高至八十二度。行二十五里，到漢

源街了。（漢源街與漢源城很易混誤，有調整名詞之必要。）

漢源城是政治中心，漢源街倒是經濟中心。一到漢源街，市面便現出繁華景象。一個國立小學校，便有學生八百餘人，一班學生多至八十人以上。余以該地宜棉，周圍董山甚多，天生油桐也不少，因勸陳校長大規模倡種油桐及棉花，既鞏固學校經濟基礎，兼使教育與生活發生直接影響。縣立初中，不久以前，由漢源城遷此，余既見招留宿，乃集諸生演講：「愛國愛人自愛」。登堂忽見校長布告，某天學校舉行野外演習，某生失足落水，龐生全福，曹生家珍倉卒中跳水把他救起，劉校長仁選布告嘉獎。吾以為這種行為真值得嘉獎。三十年前，上海聖約翰書院（後來稱聖約翰大學）美教授二人偕遊廬山玉淵，俱善游泳。一人入淵試泅，沒入漩渦中，另一人孟姓突起跳淵救援，二人俱死。全校師生感孟教授的俠義，醜金建一「思孟堂」以為紀念。只想救人，絕不計較自己安危與利害，若使心頭一起躊躇，便不能救，要救也不及了。做人和教人，就是要着力在這種地方，將一剎那間天賦的一點仁心，和一種見義勇為的氣概，好好培養起來，發揮出來，切不可讓他摧折。所有學問、功名、事業都從這一點上出發，才是靠得住。龐、

曹二生的事情和結果雖不同，動機是一樣的。擴大起來，救友且不惜舍生，爲救中華民國而全面抗戰，是不用說的了。嘉獎了一兩人，使每個人潛伏在方寸間的一星星仁愛的火，立刻燃燒起來，定會發生絕大的影響。吾很佩服劉校長這一個舉動的把握住要點。

西康劉主席文輝經營康省已不少年期了。自雅、甯兩屬，去年定案劃歸西康，今年一月一日，省政府正式成立就職，劉主席先整理康屬。最近來漢源，將整理寧屬。下手第一事，就康、寧、雅三屬交通中心的漢源鎮，創一保甲訓練所。

訓練所是沒有稀罕的事，這個保甲訓練所倒是很稀罕的。受訓者總額九百人，中間有藏族幾十人，僱族一百七十餘人。那天劉主席特招我們去參觀。把藏族和僱族（記著！以後我們須寫「僱儼」，不得寫「裸儼」。明明是人，何以用犬旁呢？）分開排列，讓我們自由發問，有人在那裏翻譯。我們並沒有預備，隨便問對於受訓的感想怎樣？受訓以來覺得一切滿意否？大抵藏族偏於厚重，僱族偏於剽捷，他們都說對受訓很滿意。當然，長官在上，不免要說幾句頌揚話，而有問即答，各說各話，可見他們自出新裁，至於措詞得體，層次分明，婉轉周到，尤足見他們思想並不簡單。據地方人士們說，僱

族時性比較起來，更是驟悍而爽快些。

我來說說倮、漢兩族的消長。開當前清全盛時，寧遠府屬共有漢人二百萬，至末年曾有一百五十萬。今據直隸總督張蔭桓司令部最近報告，八縣除倮夷外，共八十三萬三千六百七十七人。倮夷人數，據靖邊司令部報告，除已歸漢族的白夷七千戶外，姑以每戶五人計，黑夷二萬一千四百五十戶，合十萬七千二百五十人。白夷二十六萬二千五百二十戶，合一百三十一萬二千六百人。黑白夷共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倮與漢幾成二與一之比。

倮族是被人稱為貪詐好鬥的，他們聚族而居，稱一族為一支。前清時，收取各支領袖，安置在縣城中，待遇是好好的，但如該支肇禍，須問領袖。三年期滿，後任既到，前任才得回去。民國初年，這些事沒有人管，無形之中，把成法都廢置了。前清恩威並濟，倮族對清廷頗多敬畏。據說，那時候，穿金魚黃色的綠營兵勇，雖單身一人入倮巢，倮族也不敢輕侮。後來政令廢弛，漢人中有不肖者，常借漢官勢力，欺騙倮族，甚至設了陷阱榨取倮族。倮族住在高山深谷中間，漢族住平原或水陸衝要，生活勞逸大不

相同，而體質強弱又大異。漢人女子皆纏足，男子多吸雅片，而僕族不然。凡此種種，都是使僕族藐視漢人，賤視漢人。既不信，又不怕，弄得幾幾乎不可收拾。

所謂不可收拾，就是幾十萬漢族壯年男女，都變成白夷了。僕族成年男子，皆須自立。至少須能擄掠漢族二人，才算及格。因為僕族山居，不少可耕可林的土地，可是人工缺乏，於是擄漢族去補充。擄去後把他衣履完全剝掉，招了同族，估看體力，標價發賣，高者百餘元，至低也要幾十元。一家人不得賣在一處，輾轉變賣，像牛馬一般。從此不許說一句漢語，不許私逃，違者死。此輩稱白夷，或稱娃子，或稱娃娃。而僕族自稱曰黑夷，為貴族。白夷為奴婢，凡農、工、畜牧、各種苦力，皆須担任。僕族睚眦必報，故械鬥極盛。遇有戰鬥，或下山擄掠，白夷替他們前驅。看他們忠實盡職，就白夷與白夷婚配成家，所生子孫，永為白夷。故僕族比較擄買而來之白夷誰最多為誰最富。凡黑夷不許和白夷或他種人通婚，犯者兩皆處死，因此血統至今不亂，亦因此人口至今不繁。

據我看來，僕族識文字者太少，語言不統一，生活不團結，生存方式太不現代化。

但善儲蓄，工心計，不能不承認他們聰明。奸勇鬥狠，如果把眼圈放大了，就可以變成勇於公戰。僕族眼光向人時多游移不定，同行冷參政優遊的解釋，認為這就是他們累代戰鬥，從極端艱險中求生存所遺傳下來的一種面貌。

五 誰養成這班殺人的官吏？

我在年輕時候，讀王右軍蘭亭修禊集序：「時在癸丑暮春之初」，我三十六歲癸丑年，正當江蘇教育司長，終年公務繁忙，沒有能乞假一遊會稽。又嘗讀蘇東坡前後游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民十一恰值壬戌年，七月既望那一天，借梁任公從長沙講學，返於漢口，一般朋友，特雇了一個汽艇，邀我兩人游赤壁，月下縱酒高談了一整夜。又嘗讀諸葛武侯前後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不料我今年為視察川康建設，過大渡河——相傳即古之瀘水，恰值五月十一日。大渡河那時候，洪水將發還沒有發，抵河邊一望，原來平凡得很。過渡處名大樹堡，河的兩岸，都是高高下下的山坡。河水分為三條，水勢已很溜了。過第一第三條，

都用渡船載着滑竿，人就端坐在滑竿裏過去。中間一條，水很淺，與夫涉水而過。敷衍行，就算把「五月渡瀘」故事，從輕描淡寫中演完了。呵呀！原來錯了，這是陽曆，諸葛武侯當時還沒有行陽曆呀。

過河便是越嵩縣境，才入了寧屬地界。至第二區區署，晤區員王善楨，問了一些地方情形，訪得一所縣立鄉鎮簡易師範學校，此校創辦人李左泉，在地方辦學二十多年，是一位寒士，卻自己從沒有取過地方一文錢薪水。從一般人嘴裏，知是一位耐勞耐苦埋頭實幹的教育界無名英雄，致我十二分的敬仰。

從此便上小相嶺了。從富林渡河到此十五里。前行十里、李子坪。十里、晒經閣。這裏形勢非常險要，是平面作戰時必爭之地，空戰當然不成問題了。十里、白馬舖。十里、河南站。那天共行五十五里，宿張氏旅館。全日行山腰羊腸小徑中。

第二天，行二十里，至平夷堡。十里，大灣。十里，深溝。十里，平壩。以上都摩着山腹走。平壩以下，漸漸地下坡行。中間經過了審廠和雙馬鎮，才是平地。到了海棠，宿榮華棧。從平壩到此五十里，全行了一百里。

第三天又漸漸升高了。十里，鎮西。十五里，清水塘。十里，蠟梅營。十里，蓼葉坪。以下是平地。十里，梅子營。十里，保安營。走了六十五里，宿保安初級小學校內。學生二十九人，集中講話。問長江經過省名，答皆不差；問雅片怎樣，都稱要不得。

第四天，自保安營行。十里，利濟站。十五里，關頂。五里，青岡關。五里，板橋河。五里，馬場河壩。五里，王家屯。十里，天王岡。又十里，共行六十五里，便進了越嵩縣城。

說時快，那時慢，中間不知經過了多少危坡峻坂，險阻艱難！所謂某旅館，某客棧，踏進大門，便從視覺和嗅覺裏告訴自從開關以來，還沒有收拾過。四壁璽珞般的灰塵，作爲很別緻的裝飾。有門圈不一定有門，有窗圈不一定有窗，就有了窗，決沒有紙糊着。壘所的屋大都是長方形。左右兩廂，相距只有幾尺，一條長長的深深的天井，裝滿着臭水和污泥。這不能怪建築師的，根本上沒有出水的陰溝，有什麼辦法？頂講究的人家，用一條跳板當天井鋪着，人在跳板上走。我們是大家帶着行軍床和蚊帳的，只有照着長江下游一句俗語，叫「江西人釘碗，自顧自。」（「磁箍磁」的同音。）且從蒼蠅、蚊

子、臭虫、跳蚤的繁殖地裏，轟出一片種界，什麼都顧不得！還有一醫闕題，就是毛廬。到處都是古聖人「與木、石居，與犬、豕遊」氣象。（孟子原文是鹿、豕，沒有鹿，只有犬。）有位上海朋友，道地的西洋留學生，二十年前遊杭州西湖，到第二天，急急忙忙定要回去。問爲什麼？說：「這樣好的西湖，怎麼沒有抽水馬桶」（那時候事）我自己還可以原諒，無奈我的排泄物，不見這樣東西不肯露面，怎樣辦呢？」我總想把這位朋友拉到這裏走一遍，讓他見識見識，免得各走極端。可是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飲食。我是二十多年老資格的素食者。本來無多求於世界，就是喝一些開水，吃一些菜蔬和雞蛋。偏偏一本調查報告上給我一個警告，說這條路上雞蛋是吃不得的。因爲地方多瘋瘋，麻瘋病者的痰吐在地上，鷄啄食之後也就染了麻瘋病，如果吃了鷄的蛋，也就染着麻瘋。還說：尤其要小心，是上邊所說王家屯地方。我呢，雖不敢斷言這話是合理，總想以不吃爲是。沿途果然看見麻瘋病者，王家屯倒沒有見到。

可是話要說回來了，我們過慣內地旅行生活的，這一些算什麼？不過程度稍爲高些是了。所以嘵嘵地敘述出來，不惜多消耗我抗戰後方很珍貴的筆墨和紙，爲的是什麼？

無非希望負地方行政責任的，社會教育責任的，尤其是負衛生行政責任的，多注幾意分。像麻木性的我，到底不及那位住不慣當時杭州的朋友，還有些促進文化的貢獻。

且慢說閒話，還有大問題擺在面前哩！

自從一過大渡河，到處可以看見一種人：男子穿的衣是棕色或黑色，女子穿了大袖鑲邊美麗的衣，耳上懸着很大的耳環，赤着雙足，兩眼深深地凹入，兩肩是聳着的。體格多麼壯偉，也能說漢語，這就是上文所說保僑。諸位，知道保族留給我們漢族怎樣的紀念呢？

一過大渡河：除了城市，在一千所屋中，找不到一所是建築完整的。在一百個人中，找不到一個是衣服完整的。抬起頭來，只見從東倒西歪的大屋子旁邊，或是殘垣焦壁底下，幾個老人婦女小孩倒臥在地上，他們的肢體的枯瘦，幾乎超過樹柴的皮色。這小孩子的爸爸那裏去了呢？給保族搶去的！這房屋誰燒掉的呢？給保族燒毀掉的！這樣大的人家，家具牛馬那裏去了呢？給保族搶去的！那末爲什麼不報官？官那裏肯管！狀紙要錢，差役要錢，報官越發不了哩！那末你們何不聯合起來買幾枝槍來抵抗呢？槍？

官那裏許買！買槍還要受罪啦！那末，你們只有逃命一法了！逃到那裏去呢？只有賭斃呀！我親眼看見過兩個女子，彈碎得不成了，用手掩了下體在路上走。同行的曾經看見過這樣兒的五個。吾們同行的李耕硯先生，看見一位年青女子，衣服穿得太不成樣子，花幾塊錢買一匹布送給她，一時轟動了全村，人山人海，都來望着這位女子垂涎。

我不怪僕族，我怪過去這班文武官吏！我怪過去這班老百姓納了血汗的稅來供養這班殺人的官吏。我怪過去這班士大夫天天教老百姓無條件的服從命令，完納國課，來供養這班殺人的官吏！

六 越 嵩 嘆 ！

入越嵩縣城，忙碌了兩天，行政人員座談會，地方公團座談會，所談以關於雅片問題爲多。所謂夷務糾紛，一大半由於雅片。軍隊把槍向僕族換雅片，僕人爲保衛自己，把槍看做生命一般，拿槍來換雅片，彷彿是告訴他們，要槍快送雅片來，於是僕族大規模種雅片了。我們一到越嵩，民衆紛紛來控告，某隊長，某司令，某團長，某司令官，狀紙積了一大堆，大半也是爲了雅片。就其中選出「言之成理」而情節重大者，經過密

查以後，分別交與該管長官處治。所謂某隊長，某司令官，後來都由高級長官依法究辦，總算是地方一線曙光。

我很感謝蔣業臣先生，是一位初中校長，他在座談會中間，告訴我越巒縣的田賦，分條析縷，講得頭頭是道。還有一位田宴廷先生，是商會會長，也講得好。我在座談會中間，貢獻三點：（一）夷務是重要問題，而不是困難問題，根本在政府把政治清明起來，威信樹立起來。要立威，先要立信。（二）生產該特別注重造林，造林須將利近而小的，和利遠而大的，同時着手。（三）特別注重民衆衛生。

我們所特別注意的，到底是雅片，乃要求帶我們去視察戒煙所。這戒煙所設在文昌宮裏，是省立的。此外西昌，漢源，瀘定各設一所，總院設在康定。據所長告我，經費每月一百四十四元，受戒者四十三人，多係自動來的。所長說，凡吸煙每日一錢至五錢者，兩星期可戒絕。我們一個一個到房間裏去和戒煙者談話，都稱毫無所苦，有的快要到期出院了，勉勵他們萬不可復吸。他們說，我們自動來戒，不是強迫的，既戒之後，不會再吸的了。有一個年青的約十三四歲，倒是表現十足老牌的烟容，問知是在母腹裏

吞上癮的。有三位中年婦女，看是中等社會人家的，也在很快樂的受戒。據某科長告訴我，越巖縣城從南門到北門，一條大街，兩旁人家，曾向他們舉行過一度調查，總數三百幾十家，中間不吸煙的祇有三家。

參觀過了，才走出戒煙所，踱上大街，抬頭吃了一驚，只見五個大字，「官膏雜銷所」。原來政府還在推銷官膏呀！

出縣城，見到抬着我們東倒西歪、一小半像人、一大半像鬼的一羣快被毒死的滑干夫，我欲大哭了。青天白日有這樣的慘事！就在滑干上憑着吾滿腔氣憤，拉拉雜雜地一氣揮洒，寫成一篇長歌，名曰「越巖嘆」。（見紀游詩）

初不料隨筆的小小歌謠，會掀起絕大波瀾！這是後來的話，且待我一節一節細細講來。

七 長途得寶。

臨行從縣立中學蔣校長處借得「越巖廳全誌」，略看一下，共十二卷，清光緒末年廳同知奉化孫鏘所修。當時這位廳官，很提倡新學，蔣校長就是當時被派留學日本的。

據志書所載，越雋即漢書西南夷傳所稱旄牛夷地，唐李德裕在這裏築有「霧邊樓」，太平翼王石達開入蜀後，即在越雋縣境安順場附近洗馬沽地方，被圍投降，見四川總督駱秉章奏摺及吾鄉先達薛叔耘先生文章。可惜吾們爲了行期匆迫，不及一一去訪覽一番古蹟，憑弔一番地下的英雄。

五月十六日午後一時出發，冒着微雨，經陶家營、中所壩、五里關至白泥灣，宿某君家。只見一羣男女工人，忙忙碌碌，貨物有成堆者，有委棄在地者。是什麼工呢？什貨呢？讀者必能推想得之。那夜大雨。

第二天晨從白泥灣行。今天行程須近一百里，又須翻過小相嶺，傳聞傜族時時出來搶劫漢人，大家提心弔胆着，怕傜族來歡迎我們去當奴隸，當得不好，不免受他們種種刑罰，這事有些辦不了。所以從越雋出發時，加派衛兵一排隨行。滑桿夫給他「打牙祭」——川俗酒肉犒勞稱打牙祭——每人贈銀八角。十里，過小嶺。三十里，過山頂。大雨以後，溪水忽然暴漲起來，幾次越溪涉水而過。有一處山坡很陡，然比大相嶺還平得多，過此便慢慢地下坡。三十五里過九盤營，十五里到登相營，全日戰戰兢兢地操着心

走。到底「打牙祭」是有奇效的，七時半動身，九十里路的大山，午後三時即到，兩族却並沒有和我們爲難。其實我們的憂慮，是我們的狂妄，是我們的誇大，我們那裏有資格配做他們的勞工啦！

內地長途旅行，頂可怕的，就是生病，包管你到着的地方，醫也沒有，藥也沒有。我還感覺到結了伴旅行，別人生病，比我自己生病還要難過。這次幾十人中間，害過病的着實不少，到登相營旅館裏，書記施君文琪忽然發熱起來。如果熱一時不退的話，那麼大家留下呢，當然不合理。把病人撤下罷，又是不可以！那麼誰陪着他留下呢？不是一個難題目麼？正在躊躇間，李幼椿先生却帶着藥品，中有德國拜耳藥廠出品潑蘭密度·能治頭痛、牙痛、神經痛、傷寒等病。連肺癆潮熱亦可治。給服二九，一會兒熱退了。

那天是五月十八了。古人把「花好、月圓、人壽」，做心滿意足的頌詞，我們旅行，却別有六個大字，叫做「天好、人強、馬壯」。第一是天公要幫忙，如果天氣好，任憑你怎樣勞苦，太陽一晒，精神也自會發揚起來。第二是要人我都不生病。「馬壯」是什麼講呢？我們同行也有騎着馬的，我所稱「馬」·是指廣義的代力者·就是吾們這羣滑

樵夫大爺，實在覺得可憐而又可怕。憐是憐他們走了一節路，必須「失蹤」一回，有時請他們吃飯，他們甯使不吃飯，硬要失了蹤去幹那個；怕是怕他們「一失足」，使我便成「千古恨」。後來吾也通達起來了，嘗做不知道，讓他們去幹。果然，「失蹤」了一回，氣力增加了一倍。今天呢，昨天打的牙祭，還有些「餘勇可賈」；並不是酒肉還有些餘香，大概是袋裏八角錢，還有一小部份可供給他們去「失蹤」。雨後天公放出晴光，越覺得清和可愛，大家從登相營出發。三十里，至彌溝。二十里，至冕山。海拔高至一千八百五十公尺，氣候僅得華氏五十度。是這次旅行溫度最低的一天。走過了冕山，漸覺和暖，有溫泉，不及去嘗試。沿途多茶藤、馬櫻一類的花。仰見峯頂積雪還沒有溶解。二十里，至太平場。中經新建的鐵索橋，用十三條鐵索，兩端向崖際牢牢地拴着，在平行的鐵索上，鋪着木板，旁設鐵欄，人和牲畜都平穩地渡過。大概內地橋樑，這是普通的方式，這回旅行中看見的着實不少。

在「天好、人強、馬壯」中間，從早起七時半動身，不到五時已走了一百里路。到瀘沽了，宿靖邊司令鄧秀廷宅。雅安以南，過大渡河，翻過大小相嶺，平常人都怕走這

條大路，就爲是路的兩旁，山的高處深處，都是傣族住居地。談虎色變的結果，一切一切都帶着神祕性。我們這番却浩浩蕩蕩地大踏步走，究竟靠的是誰呢？就靠那位鄧秀廷將軍，容我後文慢慢地講來。

瀘沽在冕甯縣是一個較大的市鎮，旁邊一條相當大的水，名叫孫水。近瀘沽處，大石刻孫源兩個大字。瀘沽對面是膽山，風景倒很不差。瀘沽有人口二千餘，煙民倒有四百。自過大渡河，一星期以來，天天在荒涼衰敗的環境中間度日，使人感覺得非常不快。自入冕甯縣境，所經過鄉村，塌牆破屋較少，沿途未見種鴉片，老百姓所穿衣服亦稍見完整。孫水左右均築有土堡，足見地方尚有相當防衛力。冕甯縣境漢傣兩族向來還能相安，但這數天來，鄧司令正在冕甯與越嶲交界處，和傣族住六家、瓦噠家、羅洪家、十六家作戰，他們的重要頭目五六人已被戮。

到了瀘沽，大家定一定神，前面一站就是西昌了。舉行一個談話會，把過去和未來做一個總討論。我就舉出一點來提醒大家。我們當然是反對種鴉片、吸鴉片、運鴉片的，可是我們要知道雅安鴉片，貴到每錢八角多，越嶲就賤到四角多，再過去一定還要

賤。我們去的時候，不會有問題，回來的時候，如果有朋友託帶行李，諸位要小心，說不定行李中間會夾帶些這種東西。還有一層，我們的滑桿夫，隨從的工友，說不定他們貪些小便宜，偷帶些這種東西，如果碰到強硬的檢查員，給他們查出了，這怎樣說得去呢？我是主張遇檢查員定須照章受他們檢查的，請各各告誡朋友、伙子、工人，我們是不能不受檢查的，不能替人家帶東西，伙子工人們設有犯禁，送官依法究辦，決不徇情。這一席話，料不到後來居然會發生作用。

瀘沽有一寶藏。我們不愛聽一般人的話，只愛聽專家的話。同行第一流礦學專家胡博淵先生，親去調查，回來親撰報告如下：

「××鐵磁礦，皆屬侏羅紀地層，前者為接觸式鑛牀，後者為浸染式鑛牀，其含鐵成分之高，由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一，不特在我國首屈一指，即全世界亦罕與倫比，最適宜於製鍊軍用及重要機件之鋼料。××一處之藏量，已至二千萬噸以上。×××磁鐵鑛，亦有一千萬噸左右。兩處合計，較大冶鐵礦，有過之無不及。」

八 美哉西昌！宛在中央。

好了，到西昌了。西昌是這次旅行主要目的地。現時西康省的甯屬，原是四川省的第十八行政督察區。在前清是甯遠府，屬建昌道。今全區轄八個縣：西昌、越嶲、會理、冕甯、鹽源、鹽邊、甯南、昭覺及甯東設治局。而西昌是中心。在西昌境內，軍、民行政機關，有西昌縣政府，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轅。有××軍軍令部行營，統轄該軍×××旅步兵×團。有靖邊軍司令部，專辦清編保族及要道保哨等事。有夷務委員會，統屬靖邊軍全部及墾務。有團管區司令部，辦理新兵征集訓練等事。有甯屬保安司令部，有墾務委員會，有甯屬禁煙事務所，有西昌緝私專員事務所等機關。

那天是五月十九日，在一大羣文武官員士紳、和夾道整隊的民衆、跪地行大禮的保族同胞歡迎聲中，蜂擁入西昌城內來賓招待所——望遠室。這所屋子是天主教士住宅，建築在松林中。高處有一個茅亭，登了茅亭遠眺，秀美的西昌城，四面皆山。東南山下有湖，土人稱做邛海。海的南岸，是瀘山，最高的是螺髻峯，終年積雪不化。但此地已入熱帶，多高花大木。家家高牆的頂巔上，滿坐着仙人掌，給他們天然的森嚴保衛。誰替他們布種？大概是鳥兒的成績了。西南是花中山，據地方智識階級者告訴我，還許多

山在十年前全是天然林，現在砍伐得快要光了。這大部份是軍人的傑作。從前沒大冷，也沒有大熱。現在氣候漸漸變壞了。到有大雨以後，山洪會暴發起來，很大很大的石塊，給山洪衝下，把良田變做石田。我們走近西昌，分布在田裏雪白地一塊一塊，只道是有什麼道家弄他的狡猾，叱石成羊，叱羊成石哩。

在縣政府舉行一個行政座談會，在吾們說明來意以後，××軍行營主任楊蜀修（學端），周寶韓縣長（遊），保安司令部唐石僧司令（福珠），徵收局長及財政監察員康昭獻等都有陳述。隨問隨答。最後吾貢獻幾點意見：第一、開發地方，須根據需要和可能，提出整個的計劃，而先須將各力量凝合做一個中心，望着同一方向進行。公私雙方合力起來，把私利放在後邊，先謀公共利益的發展，公的方面獲利，私人方面的利益自在其中。第二、中央禁煙早有決心，須大家切商有效方法。第三、保族亦是大大中華民族同胞，不存鄙視或仇視的心理。但對於他們犯法殘暴行為，須嚴厲處治，並須扶絕這些殘暴行為的來源。第四、須在不妨礙生產工作之下，厲行人民自衛組織，武裝訓練。

這是我到西昌初步的貢獻。

委員長行轅張伯常主任（篤倫）就行轅廣場集中軍警學生民衆四千餘人，介紹吾們既畢，一一登台致詞。我報告故鄉淪陷區慘况，提出對後方民衆若干點希望。末了，引用王陽明孔、老、韓三家只是一家的話，希望大家努力於對外在交通上打開門戶，對內從心理上打通障壁；而眼前最吃緊的功課，就是前方打倒暴敵日本軍閥，後方打倒殺人毒物鴉片。

接續舉行一個地方人士座談會，到者是地方前輩康陶然、劉芷汀幾位老先生，各學校、各公團許多領袖。又到××軍行營集各軍官演講，余的貢獻大致同前。乃由楊蜀修主任發起結伴遊邛海。

那天中午，一大羣客人主人，有騎馬的，有坐轎的，先登鹿葱山，這山是瀘山西行的分支。山麓有土主廟。一抹雲林，把這一座金碧莊嚴的古刹，包圍隱藏起來。俯覽腳下一碧的邛海，比從龍門望滇池還小一些。比從張公祠望大明湖，要大得多。比北高峯望西湖，就是缺乏了物質的點綴。比北極閣望玄武湖，又規模壯闊了。人是感情動物，看了這邊，不免想到那邊。看了現在，又不免想着過去。山高水深，正靜悄悄地執持着

那無始無終的天然風度，而人們偏從這裏發動出喜、怒、哀、樂來！究竟是天地的無情呢？還是人類的多事呢？走到瀘山中麓，從兩株千年老柏中間，踏進了光福寺大門，抬頭見「吟雲閣」三個大字。在右首後殿，突然發見一座驚人的塑像。是佛龕前一對尊者，下首的並不稀奇，就是上首的那個開相，衣褶，一條一條綫紋，多麼深刻雄放而有力，設色尤非近時所有，宛然是一千二百年前楊惠之手筆。彷彿到了吾鄉角直。後來到劉寶國祠。劉是洪楊時擊破陳玉成的一員猛將。土人陳德山爲劉塑的清代衣冠像，雖亦妙肖生動，然移我情的，總歸於那位尊者。太陽漸漸西傾了。坐小艇，下邗海，從煙波滄茫中間，一篙一篙地斜刺着歸去了。在小艇上成長歌，起句是「建昌郭外山，莽莽不可數。其東南諸峯，林壑衆秀聚」。中段是：「古寺投光福，雙柏愛摩撫。頗疑楊惠之，傑製留庭廡。吟雲高閣下，晚鐘警一杵。歸來浮海桴，落日波容與。漁魴去悠然，艸深不知處」。說明民衆痛苦：「烏鬢肆猾夏，白晝擻人去。至令行路人，變色若談虎」。「憂資金在沙，啼飢飯盈釜。天乎復人乎，民生爲誰苦」？結語是「在蘇塘察加，在夏一成旅。興亡爭瞬息，失令力誰努？我生東海頭，海乎吾與汝。東望念家山，家山在何

許」？從城到土主廟十五里，邛海徑三十里，登陸入城八里。

省立中學、省立師範學校、省立女子中學、縣立初級中學學生九百多人，集中省師校。吾講（一）川康概況，就是吾常說的三個字——美、富、慘。（二）介紹郝陵川語「能救百萬牛靈於水火之中，則吾學爲有用矣」。（三）師範畢業，須敬學互進。（四）中學生前途最好採用學習互進法。（五）如何加強後方民力。（六）如何快快禁絕鴉片。（七）建議各校聯合設立臨時講座。末了，貢獻兩句：凡良心認爲應做的必須做到；既經口頭說得，必須行得。什麼叫做學習互進？這是我教子弟慣用而有效的一種方法。就是子弟初中畢業後，依他的才性，進入高中分科；畢業後服務一二年，升入該分科大學；畢業後服務一年，升入該科研究院，或留學國外；畢業後，依其所學，正式服務。得暇願寫專篇，詳細說一下。

各機關要我演講，委員長行轅自主任以下、各學校校長教員、各機關首領集中行轅。我講治事一得：（一）對事、（二）對人、（三）對地、（四）對物、（五）對時、（六）經費、（七）本身，這都是我三十多年來積下的經驗和覺悟。講了兩小時半。

我準備把材料再加一番整理，寫一本書尋求教。

楊蜀修主任是西昌世家子弟，是軍人而富有適應環境的能力。他對地方要好的心理特別的熱烈，特約吾們到他家裏討論保族處置問題。他赤裸地報告了許多過去的事實和未來的計劃，吾們也就貢獻了一些意見。這一個問題，是已經有辦法了，已經有人了，且已經在那裏辦了。人是誰？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靖邊軍司令鄧秀廷名文富。這時候還沒有見面，隔天相見了，當鄭重地介紹給讀者。

初度到西昌，共住了一星期。工作除上文所說以外，特別忙着兩件事。第一件，忙於和青年談話。每天早起，必有七八位十來位青年，圍坐在茅亭上，有時我提問題，請他們答復，還是他們發問題要我答復的更多。所發問題，關於身心修養也有。關於服務修養也有。關於國事，關於抗戰，當然更多些。這些地方，我絕對不怕煩的。因為我的認識，我們得了很多的優越機會，獲得很少的一些知識和經驗，應該儘量的傳給後一輩，尤其是到了中年和中年以上。不然，那裏對得起教給我的前輩呢？尤其是到內地去，這是我們的義務。而況青年求知的誠懇，也着實使我們感動。這是光明正大的行爲，絕對

沒有私意在中間。第二件，忙的是人家求書。這本是沒意義的事。祇是東方有這種風俗；而我呢，偏欲從無意義中間，找出一些意義來。即無論是對聯，是條幅，是匾額，從來不抄襲毫不相干的語句，和我作詩一樣，從來不喜歡作風花雪月。替人家寫字，所寫語句，不是帶一些獎掖或針砭，便是暗中給一個諷示。即不然，加添些對方情緒，使彼此相處間，或個人和羣衆相處間，發生一種有益的影響。至少也使觀者省悟些人生意味。至於字的好壞，又是一回事。我在西昌寫得着實不少。所憶及的，有一幅：「音樂之妙，在聽之初畢時；燕爾之歡，在求之乍得時」。一聯：「天地自生才，妙處在經緯天地。文章須報國，小之乎歸截文章」。而字數少，含義深，要算贈給我營服務的浦東中學民國初年畢業生同鄉江尙青聯，只八個字：「六千里外；二十年前」。又應張伯常主任請求爲委員長西昌行轅復園水榭題額四字：「宛在中央」。

西昌是我們旅行中心目的地點，卻還不是最後的地點。進！進！前進！

九 在山有虎，在區有虎。

西昌是旅行中心點，而不是終點。那麼我們還望那裏走呢？原來吾們自北而南，走漢源、越嶲，成一直綫。其西冕甯、瀘沽、西昌亦成一直綫。我們是由越嶲西南斜走瀘沽的。由冕甯西昌綫直引而南，就是會理。再往南，就抵金沙江與雲南分界。金沙江在整個甯屬之東，彷彿成爲東邊綫。到東南角，折而西行，又成爲甯屬南邊綫。和冕甯西昌綫平行的，有兩條河道，南行會合而入金沙江。一條是安甯河，在冕甯西昌綫西邊，這河又名孫水，上文不是說過近瀘沽處大石刻孫源兩字嗎？更西的一條，就是雅蘆江。鹽源、鹽邊兩縣，還在雅蘆江以西。在鹽源之北，冕甯之西，有地名窪裏。有著名的金鑛，是值得一觀的。我們便集議把隊伍分做兩下，少數人由西昌西南行，至鹽源、窪裏，折至冕甯而到瀘沽。其餘南行至會理，西沿安甯河，折回西昌。歸途至瀘沽，兩隊會合北歸。議既定，我就和多數的一隊南行向會理進發。

第一天午後一時起程，走十五里至馬道子，有棍作試驗場辦事處。小憩便行。十五里，至崩土坎。土人因這個名稱，不很吉利，改名經久坎。就宿旅店。旅店小主人朱榮棟，省立中學三年生，曾聽我演說，恰巧告假歸來。母子二人，殷勤招待，導觀所種

田。爲寫字一幅，大意是說：讀了書須負起責任，爲家鄉造些幸福，爲國家盡些義務。家有薄田，初中畢業，大可入農村習農，或入棉作試驗場練習。一家農作改良，全村從而改良，使家家豐衣足食。學童個個就學，全村人人有力自衛，成立村治組織。同時當兵納稅，盡國民應盡的責任，才算一個有志有爲的青年，才算不負寡母二十年教養的恩德等語。臨別表示非常感謝。這等處吾們不該錯過說話機會的。

第二天，大早行二十里，至黃連坡。二十里，至黃水塘。這一帶地，到下午會刮起異常大的風，所以特別把行程排列在上午。二十里，麻栗寨。二十里，賈二營。十里，過安甯河上鐵索橋，到達河西德昌。因廖永康君的照料，宿於女子小學。小學規模相當大。蔡啓文校長邀入，師生恰在演劇。這天行九十里，全甚平地。

德昌在西昌會理線上算是最大的市鎮，屬西昌縣第三區。著名特產是盜器。參觀區署，區長不見，見區員及巡官。問德昌鎮多少戶口，不能答。見區署有拘留所，索觀名冊，冊係表式，刊有姓名、年歲、籍貫、住址、入所年月日、案由、出所年月日等等。見有不記案由者，有不記入所年月日者，有記明死在所內者四人，記明逃逸者四人。在

所最久的，替他核計，已在六個月以上。問究竟現禁多少人？初答十幾人，後答二十幾人。問許多不明案由的，從那裏來的？答某紳送來的。問有函件麼？答沒有，僅有張××名片一紙。却發現西昌縣政府第四十一號催煙捐訓令。令文大意，是為獎勵收捐努力起見，准許聯保主任、保甲長帶收手續費，每千元，甲長二十元，保長十五元，聯保主任十元。繳現貨者，仿此辦理，但須收好貨，並加收二成折耗，即糧戶繳保甲長十二兩，算十兩。但填發收據，須填元數，不得寫現貨兩字樣云云。此項煙捐，美其名曰戒煙醫院籌備費。但又准收現貨。現貨是什麼呢？就是鴉片。

我本不願意這樣詳細地記錄。祇是想對研究地方行政的先生們，供給這一些活資料。所謂區署內容，所謂重要區政，所謂縣以下各級機構的聯系，所謂聯保主任保甲長獲利的機會，就是這麼一回事。這是許多人身親目擊的。有人說：這種額外收入，還是當官而行的，此外你們還有所不知哩！

第三天，仍折回安甯河東岸南行，今天須走近最兇狡的蔡三老虎，即蔡長發巢穴了。十五里，過一村，名「一把傘」。十里，小高橋。十五里，半站營。十里，樂躍場。

天氣熱得很，怕達華氏九十度以上。飯後又走二十里，至鐵匠房。從這裏東行，便是蔡三老虎所在地老碾。樂躍以北，還是平地。以南，沿着一條很深的河，在很高的峭壁上，攔腰鑿開一線突兀不平的小路。路線又來得長。沿路但聞芭蕉林裏蟬鳴聲。抬頭看峭壁的頂巔，最多的是仙人掌植物。天更熱了，我的四位滑干夫，病了一雙。同行的大都是同病相憐，我個人倒硬是支撐着。從鐵匠房再走十五里——實不止十五里，到錦川橋，快就歇腳罷！今天走八十五里——實不止這些。

宿在錦川小學校內，和小學寄宿生圍坐月亮底下，大談抗戰意義。一羣小英雄，着實可愛。接開地方人士座談會，某君哭訴：爲了蠻子搶人，買槍自衛，不料某營長竟把我吊打，槍沒收去了不算，還要罰我二千塊錢，事至今沒有了。要我們伸冤。

第四天，走二十里至永定營。十五里，至殿沙關。十五里，至摩挲雲。恰是正午。再向前，須上山走四十里，這到不了預定的宿所白果灣。一羣汗海裏浴過的伙子和護兵，實在不忍再督他們走，就歇下罷！會理第三區區長，孫督學，和摩挲雲縣立第八小學校董劉德校長相約來迎。入校門，一陣荷花香氣，直撲到鼻腔裏來。只見亭台樓閣，

布置整整，池邊環植垂柳，間以參天古木，小橋通到池心，曲折的石欄，碧綠的柳條婆娑着。數十個兒童，下了課，在隔院遊戲。料不到旅行了七十多天，快達長途終點，忽然來一個幽雅清涼的境地，把吾輩極度緊張着的心弦，借那水面風來，樹蔭蟬唱，來徹底寬解一下。我不能不嘆造化小兒，真是狡猾。又不能不嘆中華民國，真是偉大。

在座談會裏，區長李乘風報告，親入夷巢，和蔡三老虎談話。蔡也染煙癮的。某君說：今年就爲種煙，新添了不少煙民。

晚餐以後，一羣寄宿小學生，就池心亭月下圍坐着，要我談話。有問蠻子搶人，怎麼得了的。有問抗戰前途怎樣的。有問汪精衛叛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有問鴉片到什麼時候可以禁絕的。萬姓學生說：親友中間有吸雅片的，本來都已戒絕，今年種了煙，又在吸了。

到明晨，忽然大雨，九時才得起行。這是第五天。從摩挲雲到坡脚，二十五里。到玄麻灣，二十五里。中經分水嶺，乃係東流的畢箕河和安甯河的支流二水分流處。又十五里至白果灣，卽是昨夜原定宿所。從這裏走十里，本可直達夷門。爲欲參觀金火廟會

昌公司煉鋒，乃下山行五里，再下山從大道行十里，到夷門，宿聯保主任吳執中家。

古人說道：「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讀者諸君！萬不可把區長、聯保主任、保甲長一筆抹煞，這中間也儘有賢者能者。夷門聯保主任吳執中，家本小康，有租百担。肯爲了公益施捨，築路、建橋、辦學。教員薪薄，延到他家裏供餐。又能訓練自衛隊，打蠻子。過去，有幾次蠻子來劫夷門，給他打得落花流水。一般輿論都是那麼說。這位先生雖讀書不多，然理解很清楚。這一次所遇見縣以下公務員，就算他一位了。

第六天，從夷門出發，果然道路、橋梁、堤堰各種工程，修理得齊齊整整，較別處完全不同。十里、到柳樹塘。十里、到油菜地。我們帶有三十五個衛兵，忽然前哨槍聲兩響，來報有蠻子正在搶人劫物。一陣吹號聲，鳴槍聲，蠻子五六十人，向山上逃竄。我們同行中有兩位宿將，一位是林隱青(虎)，向鹽源窪裏去了。和吾們同行的一位，是冷禦秋(遙)。冷先生命令衛隊搜索前進，那時正繞着一座山，三面都沿着山脚而走。先令一部衛隊，佔領了山頭，讓吾們逆運通過。過肇事處，被害的土人商人，紛紛跪地哭訴

，前夜先被劫去牛馬幾十頭，現又劫去馬匹貨物。今後怎樣過活呢？乃囑他們開具清單，寄會理究追查辦。我們再前行十里，大灣營。十里，白雲寺。又十里，共五十里。到會理了。

在未到着會理以前，作長歌一首，末節是：「玄麻灣西「一碗水」，小高橋北「一把傘」。既過鐵匠房，東行即老碾。行人遙望淚如綫，村雲殘破不成片，其人被掠物被踐。行人毋多言，虎在山前面。在山有虎，在區有虎。兩虎食人同一土，哀哉吾民一般苦」

十 摩挲雲之蟲。

天地之大，何奇不有。奇在人類能拿他來利用，尤奇的天地好像在鼓勵在歡迎人類把他的作品來利用。又好像天地因人類聰明，善於利用，故意不斷地產生千奇百怪的作品，來供給人類千方百計的利用。思想開通的保姆，見頑童越會頑，越歡喜，越要多買些恩物給他頑，大自然界好像是這麼一回事。

我來介紹一件相當好頑的川康特產的東西。

諸位！如果在三四月間到越嶲、冕甯、西昌、會理一帶去，一定可以看見人山人海，張燈結綵，家家慶祝，肥魚大肉，人人醉飽。他們爲的是什麼？爲的是一種蟲。這樣熱鬧，叫做什麼？叫做「蟲會」。

是一種什麼蟲呢？就是「蠟蟲」。我們千萬不可小覷這蟲。在前清末年，政府收蟲稅，每蟲子一挑，征銀五兩六錢，稅銀要收到三十萬兩。就是每年蟲子，要輸出五萬多挑。價值要達四五百萬圓。到後來不及十分之一，但在民二十七年輸出尙有二千餘挑，收稅一萬四千多元。到二十八年僅五百挑，收三千多元了。究竟蠟蟲是什麼一回事呢？讓我細細講來。

在越嶲、冕甯、西昌、會理一帶，有天然的兩種樹：一是女貞，亦稱冬青，俗稱蠟樹，是常綠灌木；一是蠟樹，亦稱水臘樹，是落葉幹木，宜溼潤，種在溪邊，兩三年即合拱，用插木或分枝法，都能活的。這兩種樹，爲什麼稱做蟲樹和蠟樹呢？就要說到牠底寄生蟲「蠟蟲」了。

「蠟蟲」屬於介殼蟲科，分雌雄兩性。雄的體長有翅，雌的卵形無翅。口吻突出，

適於吸收樹汁。胸部有足三對，雄的闊，雌的突出。雌的腹部和背面，都是褐色。有無數細孔，就是泌蠟孔。雄的壽命很短，交配後即死。雌的到孕卵時，體漸變大，成爲圓形，像一顆珠。外面是赤色的壳，人稱做蟲子，其實即是母蟲死體。這蟲子有兩種作用。

其一是放種。放種方法，在芒種前取蟲子幾顆，多或十幾顆，用稻草裹成小包，掛於蟲樹或蠟樹的嫩枝上，蟲即出壳，這是幼蟲，會從枝上邊爬行到葉上邊，很勻稱地分布於葉脈間。在葉面的是雄蟲，叫做蟲沙。在葉背的是雌蟲，叫做蠟沙。分布既定，雖風雨不會移動。到夏至節，自然移布於枝條上，叫做定幹。定幹後，一個多月，樹枝間起一種微芒斑點。交秋了，起一種小泡。交冬，小泡高起來了。破開來，但有清水。明春大和豆粒一樣，綴滿枝條間。顆粒內清水漸由濃厚而乾涸，成淡黃色，外壳薄如紙，有露汁凝在壳外。有粘性，味很甘，叫做弔糖。壳漸變硬了，壳裏的液體，凝結而成細沙，叫做分沙。近口邊的，是雄性的蟲沙。在底下的，是雌性的蠟沙。中間有薄膜隔着。將交立夏，一齊蠕蠕然動起來了，就是雌雄兩性的蠟蟲了。

另一種作用，就是采蠟。用草包着蟲子，掛在蠟樹上，這和放種一樣的。到定幹

後，蟲背起一種白毛，叫做放節。隔幾時，毛變成松葉狀，一天天濃密合併起來，從枝上取下一看，色白，質很輕，到立秋，成熟了。剝下來，放在鍋裏煮之，融成油液，把渣滓去掉，倒在盆裏，凝結成餅，這就是蠟。

是不是到處都可放種呢？不！甯屬就是越嶲、冕甯、西昌、會理一帶，爲最適宜。四川有幾個縣，雲南昭通縣屬有幾個地方，也產蟲種的。放種最大關係，就是天時。放種的天氣，必須晴朗，最忌大風雨。若是秋天淫雨連綿，冬天堅冰大雪，春天來一個大冰雹，蟲就不得活。甯屬越、冕、西、會一帶，氣候最宜。但必須天氣沒有意外的變化，才有「紅山」的希望。什麼叫做「紅山」呢？就是蟲珠滿枝而且紅潤，這是他們理想的美滿年成。蟲商買賣蟲子時，買的向賣的作一個揖，說：「希望閣下年年紅山」。賣的還一個揖，說：「祝頌閣下一包八斤」。因爲蟲子每包重八兩，祝頌他變兩成斤，都是恭喜發財的意思。

這種蠟是白蠟，黃蠟另是一種，是將蜜蜂的蜂房熬成的。而摩挲雲就是越、冕、西、會一帶若干集中地中間，一個重要集中地。鄰近白果灣、岔河及蔡三老虎所在地老

蠟都是絕好的放種地方。就在現今衰殘時，小小摩挲雲，每年還輸出一百多挑。

究竟蠟這般珍貴，有什麼用處呢？諸位家裏在沒有電燈或油燈的時候，不是用蠟燭麼？近時中外通用的有光紙，或五彩有光紙，以及寫鋼版用的蠟紙，白蠟都是不可少的。各種絲織品怎麼會發出晶瑩耀眼的亮光呢？就是經過白蠟摩擦的緣故。白蠟塗在竹木器上，可以增加光滑。塗在弦索上，可以保護堅韌。塗在金屬品上，可以減免生鏽。在醫藥方面，白蠟有生肌血止痛的功用。藥房製丸藥，多以蠟做外壳。人體模型，動物解剖模型，多用蠟製。殘餘的蠟渣，可充肥料和牲畜食料。蠟的用處，多得很。如果好好研究，用科學方法加以改進，一面擴大他的用途，雖未必便能和蠶絲一樣重要，總可比蜂蜜還重要些。

中國關於蠟的用途，唐人詩裏不少「蠟燭」「蠟炬」字樣。唐人所譯之楞嚴經，有一「當橫陳時味如嚼蠟」一語。晉書裏也有阮孚蠟屐一段故事。後漢人所撰本草，且已列入蠟樹和蠟子。這是白蠟，不是黃蠟。可知中國白蠟用途的發明，至少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中國這個頑童，總算很早會玩的。還要玩得有進步，才不辜負這位賞給他恩物的保姆。

我旅行到摩挲雲，多承地方一位青年朋友馬君，告訴我種種。又從沒有刊行過的西昌縣志稿裏，讀悉一二。讀者如欲知道得更詳細些，請閱四川行營邊政設計委員會實屬調查報告彙編農牧篇第三章林產，和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編四川經濟參考資料第十四章特產。

摩挲雲原是麼些營，是特地要改得文雅一點。「麼些」也是西陲一種民族，該附帶說明一下。

十一 會理杜鵑。

讀者諸君！如果沒有到過西昌會理一帶，總以為這些邊遠地方，又是如上文所記沿途一片淒涼衰敗，到了那裏，也無非是這些景象罷了。那知大大不然。原來我們中華民國西南一角，天產的豐富，實在比沿海沿江一帶，並沒有差什麼。就以蠶絲一項而論，向來產額每年一千七百担，若以現時市價每担六千元計算，總值就是一千一百多萬元。我們去視察的時候，一年產量降到六百多駄，（每駄約一百三十斤）每駄市價一千五百元，也還有約莫一百萬元的總價值。這不過舉一個例罷了，以外還多着哩。

原來甯屬在滇越鐵路未通以前，雲南所有貨物出入，都得經過會理、西昌、越嶲以達樂山、敘府，經由長江東至於海。這一條路簡直成爲昆明對外交通要道。而西昌會理，且成爲外來貨物集散中心。加以這一帶地方，因氣候近於熱帶，（據西昌棉場依法人德維明氏記載所製成的統計，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十二年間，攝氏表高達三十五度，低達零度者各僅兩次。平均溫度，大低在九·二三至二三·七五的中間。）百物易生，又得金沙江安甯河幹支諸流灌溉的便利，種種土產，既美且富。農產有一年耕種，三年飽食的民間口頭語。棉、稻、麥、豆、玉黍、雜糧、蔗、桑、桐、菸、洋芋，沒有一種不相宜，沒有一種不是肥美。鑛產呢，金、銀、銅、鐵、錫、鉛、煤、鐵、鹽、石棉、水晶都有。山上可以造林可以畜牧，水裏可以捕魚，實在太好了。可是現在也就太不行了。最大原因，當然是滇越路通了以後，這一地帶，很少人們來往，政治權能沒有到達。在人羣是俾族殺人放火，在物是雅片，種者和吸者，需求和供給數量，相伴而增高，使得人力和物力，相伴而低落，各各成爲循環的趨勢。我所欲爲讀者告，諸君對這一帶地方，切不可懸擬做天荒地老的窮乏，這裏絕對不是一個貧苦人家，而倒是一個破落的大富戶。

這個破落戶，當時不但大富，而且大貴。我們在五月三十一日，到達會理那一天，經過了大灣營、白雲寺，快到會理了，過一條橋，抬頭忽見「三元橋」三個大字。進了會理城，街道兩旁，什麼經元巷呀，太史第呀，大夫第呀，經魁第呀，進士第呀，招待我們住着的成都會館，還是坐落在科甲巷裏。使我們走了上下川南六千多里路，到達了最終點，竟像回復到我十九世紀兒時的家鄉，迷迷惑惑，好像在做夢。實對諸位說，著者就是從這種環境裏出生的。五十年前我的家裏，就有這一類的牌匾，而且還可以對諸位說，著者是舊世界的人物，和這種名詞還發生過關係哩。可是著者絕對沒有反對把這些名詞做裝飾品的意思，因為這種裝飾品，輝煌的金碧色，到底和烏黑的雅片不同。我們雖不感覺牠古雅的可喜，至少於國於民沒有什麼害處。倒也不失為一種歷史的紀念物。至於這一類名詞，實際說來，和時下的新式標語，祇是同樣地不生效力罷了。

會理是這回旅行的最終點。南行不滿一百里，過了松坪關，就是雲南地界。再南一行，便是金沙江。我們的任務：既以川康為限，便不再前進了。因此，我們在會理一切工作的精神，特別地飽滿。

六月一日那天，會理舉行第一次國民月會。原定在大校場前大規模舉行，天忽然下雨，改在第一小學校禮堂，軍、警、商、學各界地方紳士及民衆五六百人擠得滿滿。余痛切演講雅片的毒害。

下午行政人員座談會。李湛斯縣長，張純嘏團長，及夷務委員戴華生、財務委員兼中學校長楊秉璋、征收局長徐戡五等皆有報告。似乎比別地方更有精彩。

二日上午，地方法團士紳座談會。康仲憲、劉吉堂、戴華生、王致堂、太玉階、田鳳歧、楊秉璋諸位地方紳士都發表意見。我呢，照例須說一番話。在這裏所說，大意是說今後地方人物標準，須重定了。從前的標準，有些已不適用。我乃提出現代的標準人物，一個是鎮平彭禹廷，一個是南陽別廷芳。還說一件事：是靈寶某君。人但知靈寶的棉在全國棉市場佔第一位，而不知清末宣統年間，南京開南洋勸業會，天津先開物品展覽會。靈寶某紳士到天津去參觀，購一盆美棉標本，就在家鄉將棉子試種起來，逐漸分給親戚鄰舍和地方有志改進者，不到幾年，靈寶的棉，號稱全國第一好棉。到民國九年，上海慈善家王一亭又散給一次好棉種。二十三年我到靈寶去，調查這段故事相當清

楚。可見一個人對某一件事的努力，可以影響到全地方，可以連續到幾年乃至幾十年受他的報。我就把這些話貢獻給會理紳士。

午後，縣立中學、縣立第一小學、第二小學、縣立女子小學七百餘個男女中小學生集中邀請。李幼椿先生講了一小時，學生直立着，我不忍再講長篇，使他們立更久，但又不更不講，乃用五分鐘時間擺一「龍門陣」。陸象山七歲入學，發三個問題，登時把先生難倒。象山問：「先生，這枝筆擺在什麼上邊？」先生答：「當然擺在棹子上邊。」又問：「先生！那麼這個棹子擺在什麼上邊？」先生答：「當然擺在地上邊」。又問：「先生那麼這個地擺在什麼上邊？」先生沒有答了。一時聽者大感興趣。我就說：明天我再來和諸位暢快地講下去。

明天，四校學生全部來聽講了。我乃畫了一幅圖，題爲人生修學全程圖。足足講了兩小時。舉了不少事實，末了寫出兩句話——知救國，知救民，才是有志氣的青年。能救國，能救民，才是有領袖的青年。這指定時間和地點，許聽講諸生自由發問。到了時候，男女學生都來了。陸續發了二十一個問題，我一一答覆，都很歡喜很滿意地回去。從這許多問題中間，看出中國文化的深厚，國民愛國心的濃摯而普遍，這樣的邊僻縣

分，簡直和一般地方毫不兩樣。

會理與西昌成一條直線，安甯河斜向西南去了，所以會理城建築在廣大的壩子上。——川康一帶多稱平原做壩子。街道平坦整潔。料不到匪人徧野，沿途一片淒涼衰敗的環境中間，還有這樣一座城池，使一部份居民，稍微得到安居樂業。「人皆集苑，已凋集枯。」我替縣城外一般老百姓叫冤了。「一人向隅，滿堂不樂。」要使住城內當紳士，良心上如何過得去呢？雖然，這種情形，何止是一個會理！

正在寫一副對聯留給地方——「一囊客路搜詩料，萬里蠻雲擁國旂」。忽然耳邊來一陣悽慘的叫聲！屋無鳥！屋無鳥！怪！怪！是什麼鳥聲呢？旁人說，這是老大的杜鵑啊！時交仲夏，別處杜鵑早沒有了，偏是這裏還有年老的冤禽在呼喊著。成都會館四周圍，少空地和古木，朝朝夜夜地聽著。啊呀！杜鵑已夠可憐了！何況是在衰齡呢？這還可以沒有詩麼？成會理杜鵑一首。（見紀遊詩）

十二 今後做人的標準提高了。

六月五日晨，便離開會理，踏上歸途了。臨行，李縣長、張團長、各機關、各公團

首領、各公務員、各學校校長教員、無數地方士紳，尤其難得是各校男女學生。人數太多了，推出代表，中學若干，小學若干，滿滿地擠了一廳堂，使得身體轉不過來。通霄的大雨，好像天公留客的樣子。到天明，還是縣縣密密地不肯完全停止。一大羣人從毛毛雨中間，掬着無限的情感，送我們出發。

踏上歸途了，且把走過的路程計算一下。姑從成都起算：

成都到雅安二六五里，到觀音鋪四〇里，黃泥堡九〇里，漢源城六〇里，漢源街二五里，富林場四五里，（過大渡河）河南站五五里，海棠一〇〇里，保安營七五里，越巂六五里，白泥灣三〇里，登相營九〇里，瀘沽一〇〇里，西昌一二〇里，崩土坎三五里，德昌九〇里，錦川橋八五里，摩挲營五〇里，夷門六〇里，會理五〇里，共計一、五三〇里。

全路共一千五百三十里，足足走了二十天。中間祇有成都到雅安一天是汽車，足足坐了十九天的滑竿。從五月三日出發，中間僅休息了九天。連回程計算，該足三千零六十里。

我們原擬再前進，索性過松坪關，一觀金沙江形勢，奈爲時間所不許，却又不願平平淡淡地照着原路走，認爲安甯河一帶形勢，有一觀的必要，就折而向西北行。十五里，沙壩。五里，石關門。五里，涼風岡。十里，槎子樹。時已過午，借村裏人家煮飯。飯畢，再行。十里，尖山。十五里，小河。從會理到尖山，坡陀折曲，都是上坡，路甚窄。雨後，滑澀難行。山水奪路衝下，有數處幾乎無法通過。尖山至小河，皆下坡。赤色的泥坡，綠的樹，白的雲，襯託着，美麗極了。宿小河鎮小學校。當夜無話。

第二天，早起，問題從無意中發生了。我一個人出學校散步，走盡了小河鎮，遇一青年，臉長長地站在屋簷下。和他閒談，他的母親，走出來，着說：「這是我的小兒子啊，不瞞先生說，大的去打仗了。」讀者諸君！吾們是負有一種使命的。遇到出征軍人家屬，都該致意慰詞，突然聽到大兒子在打仗這句話，急問姓名，知是李永安。問去了幾時了？有家信沒有？拿出一封去年五月所發的信。不去讀時，沒有問題，一讀，便使人淌淚了。究竟寫的是什麼話呢？請看下文。訛字完全照原文，第二信是一樣的。（編者按：標點是加上的。）

二位雙親大人膝下萬福金安。敬稟者：兒自由家別後，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解過了三載之久，未知家中老幼一切安康好否？：九月初八日奉令開發，經過貴陽省、湖南省，步行四十九日到達長沙市，搭火車，又經過江西、浙江等省。到了浙江衢縣休息十餘日，因敵機逐日來轟炸，又奉令轉漢，乘車數日，到了九江乘船，一晝到達漢口休息。敵機時常來擾亂，所以又到賀勝橋過老年節。正月初七日，又奉令搬到距漢口二百里之處孝感縣之花園休息，訓練上課。不料三月中旬，奉令到前方抗戰，十八日上車，二十二日到達山東台兒莊下車，對敵猛烈拚命！：現兒在一營二連服務。目前我國處於國難當頭之際，民族不能生存之間，所以，爲中國一男子，理當於國家出力報效。古人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有國才有家，所以保衛國家是軍人當任的重担。現刻兒都是祖上有德，受了若干危險，身體都是清吉如常，請切勿掛念。此外將經過地方若說幾句。東北戰方面，人民甚是痛苦。山東、江蘇、安徽、河南一帶地方，禾田半坵具無，何處去找一粒米來呢，只有種大小麥糕糧而已。所以人民不能安身存在，概行逃完。若不逃之，老者被日人

殺盡，幼者男子運回他國，婦女被奸淫污弱不堪，房屋被敵燒完，所以放棄產業而逃。看此情形，鐵心人看見也悲淚。但是目前我四川、雲南、貴陽三省的人民恨爲幸福，不過各人討生活耕種田地而已，別無憂慮。目前兒在營中對於錢文困難，所以無有敬奉。雙親之物品，望雙親恕兒不孝之罪也。兒爲國盡忠，不能敬奉養育之恩，古云：盡忠不能敬孝。刻下家中之事，希望雙親維持管理，教訓兒之弟妹，此事爲要。以後有甚餘之錢文，兒定然回家奉養雙親。兒在此三載之中，理當早以稟上一函，不過時間短促，所以不得修書問安，接信後請將家中并地方情形給兒一書，以免違念。請 福安。兒李永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寄自湖北麻城縣宋埠街。

信面寫明陸軍第六十軍一零七團一營二連士兵李永安寄與他的父親李向陽的。

大家正在攢着頭，圍着閱覽的時候，王保長在旁插着說，那還有張鎰的信哩。問張鎰是誰？信在那裏？答：他們都是你們昨晚宿的小河鎮小學校裏的學生呀！不一會兒又送到一封信。

「母親大人膝下鈞鑒。稟者：來函無別，因四月二十六日接得母來函，甚是

數番，家庭之事，男也盡知了。回想昔年在家之時，生活都還過得，不過現在國戰暴發之時，國內之貨物高漲，生活也就覺得困難了。但閤家清貧，男在前線好生抗日，等把日本鬼子趕出國去之時，才對得起我全國同胞。男在抗戰當中，金錢方面，也是很困苦的，不過節省稍有存項，男現在兌回國幣洋二十元正交本縣郵局，母接得信函之時，拿兌票到郵局去取國幣票洋二十元正，請母稍渡生活，不要嫌少，暫且用着。後祇要金錢方便可以時常兌洋回家，補助母之用費。母來函訓示男之話，亦可遵守，在抗戰當中，作事謹慎不敢亂為，母在家不要掛念。因兄在家不能幫助吾母，反在外蕩浪，男心中實在抱欠良多，母也不要憂氣，等他在外回心轉便之時，也就好成家立業，國戰平息之時，男可以向長官請假返家侍奉吾母，以報育養之恩，此乃樂耳。男尙望叔父母大人幫助姪之家庭，看照姪之家庭，看照姪之母親與姊妹，感恩不盡矣！祇望叔有什麼爲難之事，可以寄函給姪，可以幫辦，給政府公函，以免吃苦。但姪前寄來證明書，以免捐借款項伏馬之征調。吾母接得函時，速回來函，男才知兌回洋收到，乃心中甚樂，千萬不誤。回函探安山西四十七

軍軍司令部特務第二連收。這回兌回之洋，兌到會理縣郵政局收存，母得兩時即返到會理郵局去取不誤。特此問候鈞安。

請叔父勞粗勸胞兄返家理料家務，侍奉母親，以盡子道。切不可在外浪游失業，受社會淘汰，未免可慘。況且現值國難時期，更非青年逸樂之時。望乞轉答微意之幸。

男張鎰跪稟二十八年一月五日」。

信面寫着陸軍四十七軍特務第二連士兵張鎰由山西平陸縣寄交其母的。

同行一個個傳觀，沒有一個不是大感動。便請王保長致意，把兩信借去鈔取寄還。

就擱了好半天，僅走了五里、丙谷，五里、盤龍寺，十里、典酥，十里、攀蓮街，就歇下了。那一晚，宿在萬壽宮聯保辦事處，腦海裏就爲這兩封信，掀天撼地的熱浪，絕對不能睡覺。消耗了半枝白燭，寫一封長信，寄給會理各學校學生。

「會理省中、一小、二小、女小諸學友：

此次三度演講，一度談話，臨行復承推舉代表相送，彼此感情濃厚到極點了。諸君！你們是青年，我是中年以上之人，年齡相差這般大。我是江蘇人，你們生在

會理，彼此家鄉相距又這般遠，何以彼此感情會這樣濃厚呢？就是爲大家有一種相同的認識，認定我中華民國祖宗所手創，所遺傳的，許多革命先烈用血和肉去換得來的錦繡般的河山，已被兇暴的敵人佔去了一半，還在向我不斷的進攻。諸君！我們怎能一刻忘掉已失各地的男女老幼同胞陷在暴敵勢力之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呢？諸君！我們怎能一刻不想到，如果沒法把敵人打退，不論前方後方，任何區域男女老小同胞，都將和陷敵各地的同胞，同樣的吃苦呢？古人說「覆巢之下無完卵」。諸君！我是中年以上的人了，你們年紀這樣青，前程何等的偉大，所負的責任，何等艱鉅！如果對於抗戰，對於建國，大家努力去幹，諸君的前途真是了不得。若是不努力的話，諸君的前途，簡直是不得了。我雖是中年以上，既經看到這裏，不應該負起同樣的責任，並且應該把我所有一些的知識和經驗，儘量的傳給一般後輩青年。所以東奔西走，到處願和各地青年做朋友，而各地青年，也就很誠懇地肯聽取我口頭的講話，或接受我書面的表示，大家把一顆鮮紅的心，互相交換。諸君！怕你們也就承認我所講的一番道理吧！

我已和諸君分別了。但是，我還有幾句話要貢獻給諸君，並且又有新資料要貢獻給諸君。我們剛來的李璣先生說：「我們中國人打仗打聰明了」。這句話真好。諸君！今後我們做人的標準提高了。我們老一輩的做人，在當時也行。今後如果仍是這樣，是不對，是不夠的。怎麼說呢？就是別人標準提高了，我只有這一些，那是非被淘汰不可呀！諸君！如問今後做人標準怎樣呢？請讀我附去的兩封信，這兩封信是今天早起在小河鎮發見的呀！我讀了這兩封信，不知淌了多少眼淚！

諸君！這兩封信，是小河鎮上兩位在前方打仗的小英雄寫給他的父母的呀！這兩位都還是小河鎮上小學校裏未畢業的學生呀！他們都已經知道國家的意義和國民的義務；不但知道，並且都肯去實行。他們對於抗戰，認識得這樣清楚，肯把生命交給國家。你們想：現時有等人，還是自私自利，還是假公濟私，甚至營私舞弊，這種人的人格，還能和他們相比嗎？他們並且對父母這樣孝順——你們必須要明白，這才是做人的最高的標準。因為愛國家和愛父母，同是至高無上的愛。古人說：「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就是這個道理——他們簡直是忠孝兩全，就是會理縣

的模範青年，也就是全國全世界的模範青年。我們已經預備把他們的信攝影分送各地，來一個廣大的宣傳。諸位，你們都是會理的青年，是多麼榮耀呀！也許會想到我還沒有這樣做，不免有些抱歉。抱歉是不必，只須我們大家努力去做。

怎樣做法呢？我們硬要把垂危的中國挽回過來，硬要把他復興起來，會理的青年，至少須把會理整理起來，繁榮起來。把會理的民衆，喚醒起來；把他們的痛苦，救濟起來。男女青年，每人至少要學一種本領，要盡一部分的義務。怎樣學法？怎樣盡法？我講演和談話中間，提出具體的辦法，已着實不少了。請諸君回頭去想！

諸位！會理的現代青年，難道祇是張鎰、李永安兩人麼？不，還有諸位。

諸位！我對最愛的會理，最愛的會理青年暫別了。我從內心獻一個最誠懇的敬禮！附信兩封。二十八，六，六。黃炎培，攀蓮街」。

十三 阿呀！鹿合堡。

甯屬有一種樹，高至三四丈，樹蔭直徑一二丈，枝頭滿綴橢圓形的果鈴，剖開來是

雪白的棉絮，此絮雖不能紡成紗，但也可以翻被褥，也可以充醫院藥棉，名「攀枝棉」。山坡下面，村宅的旁邊，都可以見到。是農村價值不很高的一種副產物。傳聞此地還可以種印度木棉，攀蓮街附近有的。既到小河，訪問就近也有。那天繞道冒雨去看，入一村，果然發見，種得不多，似是試種性質。那時候已經高與人齊，才在結鈴，還沒有開花。祇因大雨，未及精細驗看。同行徐子爲、劉東巖二君到送易去，看得更清楚。足見此地確可以種。雖在農家不經意中，並沒有妨礙牠的生長。

金沙江如果可以通航，於甯屬富源的開發，將得到大大的幫助。我第三兒子高里是學水利工程的。曾以四川水利局工程師名義，會同全國經濟委員會等數機關工程師，到金沙江查勘過。但未見他們的報告書。同行恰有人攜帶着，借閱一過。他們是從昆明普渡河上游出發查勘，普渡河入金沙江處，地名濠姑。昆明到濠姑認爲只可陸運。濠姑以下，經巧家、大城壩、太平場、濫田壩、鍋圈灘、冒水孔、蠻夷司而抵宜賓，有灘七十處。中間不能通船的特等灘十處。空船可冒險通過的甲等灘十一處。貨船可冒險通過的乙等灘二十三處。貨船可安然通過的丙等灘二十六處。乙、丙兩等稍加整理。甲等等等

非大加整理不可。然需費不致過鉅云云。後來命萬里約略估計，約須五百萬圓。真欲開發甯屬生產，必須從此下手。

至於安甯河，北從冕甯的馬房溝，南到西昌的黃水塘，長約一百一十五公里。可以通小船。馬房溝以上，水流急得很，不容易通行。據黃水塘保長說，安甯河上水可以通到冕甯，中間七十里到西昌，九十里到禮州，九十里到瀘沽，一百里到冕甯。近處米糧，都集中黃水塘，成爲水碼頭，就是這緣故。又據迷易聯保辦公處職員說，下水可以通到和打沖江即雅礮江合流處，名大平地。便在那裏進金沙江，望下從白馬口東行，即到濠姑。

攀蓮街是著名產糖地。這裏的糖廠，和內江等處大不同。種蔗的農家，把蔗運到廠裏委託代製，製成後，照例分糖。約四十八小時製成一車。試以一千斤計，則（以下七項錄糖工口頭報告）老關五十斤，糖房三十二斤，牛工五十斤，火爐工四十斤，統盤工二十六斤，打茅葉紙二十斤，小工工資及飯三十斤，七項共分二百四十八斤。約占四分之一，而蔗農只得四分之三。倒包含着合作意味。

在攀蓮街，宿萬壽宮聯保辦公處，入內却不見一人。只見門窗四壁，蛛網灰塵，滿地張掛着，堆積着。從蛛網和灰塵裏爬剔一下，還可以發見若干年以前塗飾着的黃金，比從沙灘裏淘金要有把握得多。大殿前庭，兩株四五丈高的古柏，陪着兩株年事已高而還沒有衰朽的紫薇，開着怒花，好像是兩對白頭偕老的老年夫婦，代表這萬壽宮招待這一羣來賓，使免得客中寂寞似的。所以樹底下還放着這兩對老夫婦的家庭黑白兩色的牛羊和豬，一會兒鷄也來了，狗也來了，正在熱鬧中，忽聽門外走過一匹馬。呀！六畜齊全了。

明天，走三十里到冠纓岩。十里、小衙子，十里、灣丘。這裏今年二月間，遭保族大搶掠。過客還不免有些戒心。十里、到錫蓋，分投幾店下榻。

有四個小學生忽然來見我，說早在慶摩雲小學裏月光下和我談過話的。殷勤親熱得很。客中沒有一點東西可以奉贈，就取我的名片四張，每張寫上一句勉勵他們的話，贈與他們做個紀念。

明晨，從錫蓋行，十里到甸沙關。從此走上西會大道。十里，到永定營。二十里到

錦川橋。一羣面目腐爛的乞丐，在錦川橋下叫乞。路上又發見幾個沒有褲子穿的中年婦女了。路旁忽然來了兩個婦女，跪哭着求救。年輕的說，我和他是姑媳，今年種了煙，保長定要我們繳十二兩煙，只繳得二兩，實在沒有了。把我丈夫押起來，要打死了。正說話間，又有一個男子，走上來連連磕頭，事情是大致相同的。我們一想，在途中不見保長，又不見聯保主任，是沒得辦法的。只有對他們說，原來雅片煙是種不得的呀！害了別人，還害了自己。話是說不下去了。十五里到鐵匠房。十五里到樂躍場。宿川主廟。

明晨，昨天跪地的一羣男女追蹤到了。就喚聯保主任來，當了他們的面，告以種煙害人，要不得的，苛捐擾民，更是要不得的。囑聯保主任去轉告保長，我們已把他名字記起來了。如再苛擾老百姓，定須嚴辦，一羣男女千恩萬謝而去。

我們脚不貼地的走，路確走得不少了。日子也久了。身體着實有些困乏了。精神上的刺激也够了。隨帶兩位工友到此都病了。一兩位青年騎着馬同行，馬也病了。同行二十來位，大病小病，幾乎無一不病，就是我還支撐着。從樂躍行十五里到半站營，十五里到小高橋，十五里到一把傘，十五里到賈警營，十五里到麻栗寨，十五里到黃水塘。

黃水塘小學校長吳紹德，教員王舜欽等招待我們宿校內，大疲勞之後，稍得休息。那夜學生集中邀我談話。高二級諸世源問，民衆苦極了，怎樣使得政治改良起來，替民衆造福？我答：有三點。第一點，「政」字的意義就是正。管政事的須端正、平正，公正。自己正了，才可以禁止人家的不正。沒有人不正了，才是太平。這就是替民衆造福。第二點、怎樣才能使管理政治的都正呢？要民衆站起來大家負責。現在中央有參政會，地方有參議會，這不正是人民參與政治的起點。以後要一步一步做上去哩。第三點、人民怎樣取得參與政事資格呢？要學問好，品行好。別人不學不會，我懂得會得。要常識豐富，又要有一種專長。我的行爲，要得到一般人的信仰。那麼人家都要我去參與政事了。諸位快從現在起着手準備呀！又有高二級譚順文問，學問和品行怎麼樣修養？

明天，我寫了一幅人生修養過程圖，很精彩地講了一遍。校長告我，地方太窮了，許多學生多無力讀書了。校長還告我一件故事，黃水塘附近有一村名鹿合堡，約莫有一百家居民。從前家家富足，二十年來，就爲是雅片流毒，一家一家都漸漸變做窮民，現在房屋都倒塌了。人口稀少，快要斷絕了。我們就從朝言升旗禮唱黨歌聲裏告別了。作

詩一首。

宿黃水鄉小學有感——

燼餘人物愴凋零，畫裏山川闕秀靈。擾夜雨珠庭葉響，媚晴雲罅石根停。赤貧束脯
賒求苦，白廢殘肢叫乞靈。到此人間復何世，浩歌吾黨忍終聽？

啊呀！鹿台堡！我們忍見全國變做鹿台堡麼？啊呀！鹿台堡。

十四 誰來愛護寧屬青年呢？

回到西昌了，那天是六月十日。所以略略停留，爲西康劉自乾主席文輝將來西昌，
約在這裏相見的緣故。

各機關、各友好，當然訪問一番，康陶然（敷鎔）老先生，久在甘肅省服官，承贈
詩三首，答以兩律。我這箇人竟是做不得詩，一開口，便是心坎裏一套話。答康老先生
詩有幾句：「邛南風物似江南，此語椎心百不堪。游子無家猶有國，中興實力莫空談。
……」自己覺得不堪卒讀了。康老先生告我牛皮排子航行河套情形。我想這裏產牛甚多，

若仿他們的辦法，行在金沙江中間，牛皮隨了貨物出口，豈不兩便。聞有蘇國人曾在金沙江試行過。後來讀川南某縣方志，牛皮排子實起於南方，流傳到北方去的。彷彿是這樣記着。

劉芷汀先生任甯屬視察二十多年，告我甯屬各縣風俗。越富富有袍哥氣概；會理文風素盛，因之階級思想較濃；西昌較質樸些。西昌富在鄉，會理富在城。西昌佃農多，甯甯自耕農占百分之六七十。越富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劉先生清剛端飭，家風寒素而嚴整，我深深地敬重着。

自從報紙上發表我幾首詩歌以後，這許多能詩者，紛紛投贈。有餉我佳餐，要我題詩寫字的。我的詩和字未必佳，而飯倒吃了不少。青牟黃昭忠投書贈詩，格清雅而莊鍊。我當是老先生，等到相見，乃是綠衣年少。贈以兩律，記其一：「想像詩翁雪滿顛，當前慘綠訝翩翩。香山歌遍生民病，萬石前賢畏後賢」。又有農家子李春恆，畢業初中，學為新體詩，有白香山揚鉄崖氣息。承問學詩的方法，答以「詩有三要：其一、思想。其二、技能。其三、風趣。風趣半由天賦。天賦弱者，加以素養，亦可稍稍得之。

技能純由人力，多讀多做，熟能生巧。惟思想根於其年齡、境遇、襟抱而來。年齒廣闊尤大。雖古今名家，少年所作，亦少可觀。蓋其所得未多，所蓄未深也。惟多游，則見聞激增，思想充進」。依他的請求，爲寫成條幅贈與他。

這裏有一婦女會，主幹者陶文菊、段紹琳。朱明筠邀我去演講，聽者一大半倒是舊家庭婦女。演講也是常事，不料發了許多問題。什麼婦女勸員啊！女子教育啊！女子生產問題啊！家政與社會服務啊！女子參政問題啊！如何實現男女平等啊！幸虧我腦海裏還保存着不少原則、方法和先例，都還提得出相當滿意的答復。

各學校青年投書發問的，和踵門來請教的，更着實不少了。每天早起九時以前，老是在茅亭裏圍坐着談話。

不料那時西昌新聞海裏，忽然發生一度小小風波。事實是這樣的。自從我寫了一首越窩嘆和一首西昌嘆，發表於各地報紙後，西昌有某君寫明了姓名地址，給我一封信，大意是對於我兩首詩，恍惚提出抗議。其要點：（一）甯屬自廿二年至二十六年，不見一莖煙苗。此次突然遍地是煙，其爲某方默許，無可諱言。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

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二）如此謂獵，恐貽日寇以在國際上攻擊的口實。更恐引起各方對甯屬的輕視，與對甯屬建設的懷疑。謂宜提交參政會，或逕呈最高當局，請求採行才是。我認爲這話不能說沒有理由，只是沒有了解到我的苦心。我對第一點，未嘗不知道這回事。對第二點，當然要這樣辦。不過這次甯屬種煙，社會上確有人請求過。這個請求是否出於自動？誠哉不敢說，表面上確是這樣的。大凡一種改革，免不了一部人處於相反地位，祇有喚起了大眾的注意，造成一種輿論，使發生出力量來，少數人才知難而退，或格於輿論的力量，無從作梗。我認爲甯屬禁煙，確需要一種輿論，來做政府的後盾。就使政府的政策堅定了，也得需要輿論來擁護他。至於敵方對我禁煙問題的經過，早已明瞭而又明瞭。他們方且在佔領地上全力提倡種煙吸煙哩！祇有創造一種輿論，發揮他們的力量，來贊助政府今後賢明的政策，絕對辦到禁種、禁運、禁售、禁吸，地方才有建設之可言，國家民族才有生路。此點我最初在越鶯發表我詩歌的時候，就這樣考慮過的。我感於某君抗議的出於至誠，因依他所題住址，邀來深談。結果，對於我誠懇的說明，表示諒解。事情本已過去了，不料某君的投書，忽然發見在報紙上，就登時

激動一般人因錯愛了我的爲人，與過於重視了我的文字，發出許多爭論，在報紙上大大的爲我申辯，一篇一篇文字送在我面前來的，也就不少。甚至在校的女學生，都長槍大戟地來參加文戰。而不知某君和我倒確實已經妥洽了。那其時恰巧劉主席趕到。

二十二日上午，委員長行轅張主任篤倫行宣誓就職禮。到者，甯屬八縣縣長及士紳，軍、警、商、學各界及來賓。地方上人說，在西昌幾乎可說是空前大會。劉主席監誓。禮畢，劉主席演述就職主席以來施政的旨趣與其經過。說到禁煙，很坦白而堅決地表示，今後鴉片必須禁絕。無論禁種、禁運、禁售、禁吸，定須在政府人民合作之下，切實做到。末了還輕輕淡淡地說，有一輩有心人，發爲詩歌，這是一種刺激政府、喚醒民衆的苦心，大家都應該了解的。從此，一樁公案，宣告結束。

問題是結束了。劉主席話是暢談過了。我們可以歸了。二十三日清早，在劉主席、張主任、各縣縣長、地方士紳、軍、警、學校師生和民衆歡送聲裏，告別了西昌。告別的前夜，犧牲了一夜的睡眠，以半夜寫了不少不少的屏、聯、匾、額，半夜還寫了一篇甯別甯屬青年書。誰來愛護甯屬青年？我一併警告誰！

告粵屬青年同學與愛護青年同學者書

同人此次來甯視察，獲識不少青年。同人認一地方的前途命運，繫於青年。在今日爲青年學子，十年二十年後卽是一地方之負責者。故愛地方者應特別愛重青年，而青年尤應特別自愛自重。同人之來甯屬，樂與青年諸君接談，卽以此故。

同人之於各地青年，除公開演講外，每請青年諸君提出問題，由同人答復。因此使諸君得發揮意見。同人就所發問，一一答復，或亦可稍稍增補諸君知識，解釋諸君疑問。故同人對此，不敢憚煩。而炎培以服務教育界年期較久之故，擔任答復，在我個人，頗感興趣。

自來甯屬，雖時日匆匆，在會理，在西昌，以及沿途各地，皆未能久留；在此短促時間內，統計收到男女青年諸君所發問題，到今日止，已得四十七則。試加分析：屬於修學問題者十一，屬於服務問題者十，屬於地方問題者十三，屬於國家問題者十，而屬於學校問題者三。此四十七問題中，發於女青年者十一。試以學級分：則發於小學生者

十七，發於中學生者二十四，餘爲已在社會服務之青年。

炎培對此諸問題，除大部份在演講時，或在談話時業已答復外；在西昌所接受之一部分，性質上有關係較爲普遍者，聲明留待公開答復。今因啓程在即，特以書面答復諸君。

所留待答復的問題，歸納起來：第一、今時的社會，思想很是紛歧，青年趨向應該如何？第二、怎樣取得真實學問？怎樣使讀書切合抗戰需要？第三、一個經濟困難的學生，如何得到升學的途徑？如何得到爲國服務的途徑？第四、如何改進並普及邊地教育？以上各問題，讓我來一一答復。

第一、今時社會思想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紛歧。尤其是抗戰以來，無論向左向右，一致認抗戰建國爲目前唯一的任務。認全國國民所一致擁護的抗戰建國綱領爲公共的指針。就是反映出全國一致以國家和民族爲最高唯一目標。這種神聖的使命，崇高無上的意義，確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據，生存的命脈。抗戰欲求勝利，也就靠這一點。我可敬

可愛的青年，該對這一點掬吾至誠去接受。凡有利於我國家民族者，吾從之。否則任何脅迫，任何勸誘，吾必不從。在這唯一的大目標之下，卻不應再分種姓派別。減少了一部分力量，即是削弱了抗戰建國整個的力量。

第二、真實學問不在書本上，而在事事物物上，故稱求學為讀書，實為錯誤。書本上的，是間接的智識；眼前事事物物，才是直接的智識。而且智識祇是人生處世需要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技能，決非讀書所能得到的。單靠讀書，欲求得實用的智識和技能，有人說，祇等於陸地上學泅水，是萬萬學不成的。故欲得真實學問，必須在書本以外，就各人環境的接觸，或生活的需求，用種種方法，研究最適當的處理方法，這就是真實學問。教師就是教這些，學生就是學這些。至於如何取得真實學問？因各人的環境不同，生活需求不同，諸教師定能在課程以外，課本以外，指導諸君去努力，我說的祇是原則。

怎樣使讀書切合抗戰需要？中小學課程，有若干門於抗戰有關係的，例如：地理、歷史、理化、國文等。如於原有教材以外，增加有關抗戰的臨時教材，尤為相宜。若舍

讀書而求有關抗戰的知能，例如防空、防毒、救護、救濟等練習，皆合後方任何地帶需要。以暴敵現時向不設防城市狂施空襲，我西昌、會理等地，皆有慎重預防的必要。今衛生署派有許多專家來甯，如防毒、救護等，大可請各專家担任教授，想當局必能注意及之。

第三、今之青年學子，大都經濟能力則不足，求知欲望則有餘。一階段修了，如何取得升學機會？學成以後，又如何取得服務機會？誰都說爲苦悶的問題。我就想幫助青年解決這問題。以千思萬想的結果，提出一種學習互進法，如五月二十三日，對四校同學所講的。我總以爲青年該趁早考查自己天性天才，來決定將來所學的某項專科與某項專業。然後根據既定方針去進一步修學，學而復習，習而復學。不惟所學所習，比衆不同，且因若干時間的就業，可以積聚其所得酬金，以充全部或一部升學費用，而經濟問題，至少總可局部的減輕。且因其知能特別切實之故，辦事效能特別增高，自然見重於一般社會，而服務問題，亦因之容易解決。舍此方法以外，殊少可以貢獻。

第四、至如何改進並普及邊地教育？所謂邊地，在諸君愛鄉情重，或即指家鄉甯屬

而言。此事在地方政府，定能負責辦理。所限制進行者，怕就是財力。我以為教育對象，本不限於青年；教育方式，亦且不限於正式學校。聞省師同學諸君已在組織若干民衆學校，將在課餘分任教課，這是於己於羣兩俱有利的方法，正宜大大推行，這就是幫助政府來推廣普及教育。吾以為一般教育，改進比普及尤急要。中間有一要點，即教育而不與他的生活需要相適應，教育程度愈高，離開他的生活環境愈遠。他所求得的知能，於他的生活甚少關繫，而欲望則日高一日，將使無業者難於得業，而有業者亦無從樂業。這不是小問題。推行普及教育，必須特別着重這一點，而求得適當的解決才好。

以上皆就個人所知，率直答復。此外卻想起一問題，諸君爲了升學，爲了就業，定然需要有人扶助和指導。政府就國家或地方需要培養人才，如何酌定其種類與數量，皆須對青年選學與選業，加以扶助和指導。最好由政府指定某機關，担任此項工作，凡青年有志升學，或學成就業者，爲之扶助與指導，這倒是有益於青年，有益於國家與地方之舉。我早知道劉主席很想幫助青年的。此舉若成，省外各學校的調查，吾在重慶，亦可幫同担任。

又有一問題，人才的培養，與地方的需求，須極端配合。今後爲了開發甯屬生產，必將有農、林、工、礦等各種事業的興辦。每一專業皆需要受過專科訓練的人才。此等專才，在省外極感缺乏。如今春某校需聘一農學教師，登報廣招而不得。去年武漢某機關，需一程度較高之繕寫生，月薪增至八十元，招考結果，竟無及格者。卽爲甯屬想，因開發交通，必需多少管理人才；因提倡衛生，必需多少衛生人員。此皆有待於專門訓練。而各機關所需要之文書人員，此文書科在中學校卽可附設，招取國文根底較好的初中畢業生足矣。中華職業教育社在重慶與青年會合設一職業指導所，凡求事者揭示在門之右邊，求人者揭示在左邊，雙方各貼無數紙條，而彼此供求，竟無從配合。祇因事業訓練極端缺乏，以致求才不得；普通教育畸形發展，以致求事而亦不得。凡此皆有待於上開機關成立，一面籌劃訓練，一面指導就業。

以上爲青年同學告，兼爲愛護我青年同學者告，希望加以斟酌而行之。

同人行矣，以後如有見教，本團通訊處：重慶國民參政會。炎培簡人通訊處：重慶青年會十二號國訊社，附以奉告。（編者按：國訊社地址現爲重慶張家花園五十六號）

青年諸君乎！在屢次接談之下，諸君之重視本團同人，與屬望本團同人，亦已至矣。須知愛諸君者豈止同人！凡爲兄長者無不愛護其幼弟。在中年以上之人無不愛護青年。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惟愛重青年，故分從政之勞，親身從事訓練青年。劉主席惟愛重青年，故亦在漢源親身從事訓練青年。諸君今後祇須自重自愛，所有前途種種，負責當局定能盡力扶助諸君，指導諸君。况在校尙有愛護諸君之師長。諸君乎！勿以苦悶而損精神，勿以消極而傷志氣。一念到國難如此之深，天職如此之重，吾人惟有努力！惟有在國家民族大目標之前，共同努力！

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黃炎培。廿八、六、廿四、西昌。

十五 這才算表演了五月渡瀘。

在六月廿三那天，盛大的歡送儀式中，我卻特別注意一個人，要是沒有這人，局面就不會有今天。也許我們竟沒法平平穩穩地走這條大道。是那一位呢？就是靖邊軍司令鄧文富，號秀廷。

當蜀主唐文輝來到西昌的那天，傾城文武都遠遠地去迎接。我從許多車兒馬兒滑竿兒走過了以後，卻見一羣軍服的僕族壯丁，在那大道旁邊，席地坐着。兩三匹馬，旁邊拴着。一位大漢正用僕族語和那羣壯丁談話。旁人告我，這就是鄧秀廷。

某天，在盛大的宴會中，我恰和這位鄧司令聯坐。從親切的談話裏，才知他祖籍原來是江甯，六百年前爲屯墾移民，被移到甯屬來的。他的家人，爲僕匪慘殺了不少。因此，他決心征服僕族，爲民衆爲國家除害。他們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五年計劃，得了政府的批准，此時正在進行中。該計劃即以鄧爲中心。我們從越雋到西昌，到會理，又從旁路折回西昌，沿途還沒鬧過大亂子，這就是該計劃局部的成功。他的目的在平匪亂，並沒有單和僕族爲難，匪亂平了，豈祇是漢族安甯，就是僕族亦享福。他們計劃，不單是清剿，一面還教養他們。

回程是照例比去程快些。這是人們戀舊的心理所造成的。而且不單是人們，連驢馬等畜生心理也是這樣。我們第二天走了一百廿八里，宿在瀘沽。一隊同人向鹽源、窪裏、冕甯去的，到這裏才見了。大家暢談別後經過。第二天走了一百零四里，宿在登相

營。第三天走了一百十二里又來到越雋了。漫山遍野的鴉片，這時候通統收穫，一株都不見。才進了城，忽報離城三里地名白粥，就是吾們所經過地方，一起過路商人，被匪搶劫，打死一滑干夫，又打傷了一個。第四天宿保安營。第五天又走了一百十八里，宿平壩。過楠木坪時，天氣又熱，肚腹又飢，從山村老婆婆手裏，買了幾個玉米饅饅，一面喫，一面就眼前事實，寫一首詩。

玉米饅饅

千里奔波，

行盡了重重疊疊的蠻坡，

踏進了殘垣敗梁，

借個橙兒坐坐。

餓！餓！

走出一位白髮婆婆。

問有喫麼？

端上一盤蠟黃黃的玉米饅饅。

說：這玉米啊！

是山村最珍貴的長生仙果。

粒是新春，

粉是新搓。

有天然的香，熱騰騰新出鍋。

有天然的甜，不用那蜂蜜調和。

問這饅饅要價幾何？

說：昨天只五分兒一個。

今天要一角兒一個。

請問婆婆：

饅饅的價漲得那麼多，

爲的是什麼？

婆婆反問：

米糧的價漲得那麼多，

先生！

爲的是什麼？

又上小相嶺了。這幾天，說不盡高高下下山路的崎嶇，遇到滑平夫子告乏的時候，便下來步行，倒也走了不少的路。更說不盡滿眼牆坍塌，無食，無衣，一般老百姓慘苦的生活，好在我們的神經也慢慢麻木起來了。路實在跑得快，幾乎使我這一枝禿筆來不及寫，其實除掉上面這一些，也沒有什麼話可寫。大樹堡到了，透露了一些都市繁榮氣象。一會兒，大渡河來了。

這次大渡河，氣象來得凶狠，規模來得闊大，絕對不像去時的平凡了。遠遠地從樹林罅縫裏。露出一條像黃龍般的東西，臥在地面。稍近些，只見洪波惡浪，翻翻滾滾，把整個的大地無端裂成兩下。隔岸巍巍的大相嶺，把暗空淡白色的雲霄，轟破了一大片，祇露緋紅色的晚霞替他鑲補着。原來黃龍般的不是大渡河，是大渡河的分支——流

沙河。實在是已死的河，水早沒有的了。大渡河是健在着。到了河涓了。用三隻渡船，載滑子馱子，把人客集中在另一船上。船一騾南岸，斜斜地早飛也似望下游去了。等到靠近北岸，已不知道下行了多少，時間祇費十五分鐘。再從北岸用多少繆夫，逆流望上拉着走，費了兩小時，纔抵目的地。一查時間，那天恰是陰曆五月，原來諸葛武侯並沒有用陽曆呀！這纔算正式表演了一回五月渡瀘故事。

河渡過了。不料軒然大波忽起，如果應付稍錯些，便會鬧出大笑話來。

十六 我們的天職到什麼時候才完成呢？

吾們一大羣人，跑了這許多路，化了這許多時間，吃了相當的苦，究竟得到什麼結果呢？還記得離開最遠地點會理的時候，寫一個歌——會理杜鵑，末了兩句，是說：「諸君何所爲（去聲）而來，何所爲（平聲）而去」？吾們回去了，究竟有什麼新認識呢？我可以說，吾們是有一種確確實實的主張的。

吾們對於甯屬建設，認爲首先須解決保族問題。這問題的發生，於政府政治的清明

和威信有直接關係。我們以爲政府對保族，須像家長對子弟一般，要「管教兼施，寬嚴並用」，而一切都要發於慈愛的念頭，千千萬萬不可當做敵人一樣來對待。殺人放火的保人，當然要懲治，尤重要的須清剿，但不可慘殺。諸葛武侯對孟獲七擒七縱，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妙處在使他心悅誠服而樂爲我用。保族占地收復後，須政、教、養、衛並進。尤須首先打開交通。對保族原有的生活習慣，用不着急急改革，儘可聽其自由保存。但關於保族福利事業，像貸款、施醫、給藥之類，必須辦得切實。只有將福利事業，與編制保甲並施，他們才對保甲制度樂於服從。只有將福利事業與教育並施，他們才對教育樂於接受。只有切實減免他們貧和病的苦痛，一切政令才得順利進行。只有把恆產給他們，從恆產養成他們的恆心，才能永遠不搗亂。最大目的，就是養成漢保一家，大家爲中華民國努力。

其次：是一般行政的改進。甯屬地方有幾種特殊情形：如地方遼闊。又是重要邊區；如種族複雜，尤其是漢族與保族，有慘痛的歷史；如負有特別重要的開發生產使命。因此，吾們認爲須視當地的必要，添設政治單位。所謂必要，就是該地有亟待開發生產

的價值，和當地人事上有長期坐鎮着整理的必要，這種地方，就應添設政治單位。至縣長的職權，要加太些。像商調軍隊呀，緊急處分呀，都不宜過於限制，以致沒法去應付事機。至於人選，須注重富於膽略，能吃苦，操守清白，而又有經理邊疆的興趣，年富力強。這種人才，最爲合式。

又其次，要說到交通了。一條樂西公路，從樂山、峨眉、峨邊、富林、安順、冕甯至西昌，長四百七十九公里，短時期內可望完工。西昌到昆明的公路，交通部亦在計劃。說到鐵路，一條由西昌經巧家、橫山以達敘昆路的楊林站；一條由西昌經甯南、永江、鹽邊以達滇緬路之祥雲站。這兩線長各四百五十公里，都在交通部籌議當中。可是應付運輸上的急需，公路、鐵路還不及水路。不是前邊已經交代過嗎？金沙江通航不是不可能。安甯河局部的通航，是現成的，全部的通航也不是頂困難。這是我們所認爲尤必要的。還有一路，就是航行了。××地方飛機場早築好了。可是無論陸、水、空，要通行都還得相當時日。而生產開發倒是「迫不及待」的事，所以我們主張首先發展馱運。依我們調查的結果，西昌、會理、越嶲、冕甯等處，都有馬店和馱頭，每段都有馱

馬，少則幾百匹，多則一二千匹。每站每駄運費從一圓五角到兩圓不等。我們主張應由政府調查詳確，替他們整頓一下，使得貨物流通，既迅速，又安全，又經濟。可是一要點，不要藉口統制，使商運受到不利影響，或者因統制還使勞工減少收入。

如果上邊三個問題，得到相當解決了，那可以實現開發生產了。說到生產呢：

第一、我們認為除掉採鑛冶金等重工業須由國營以外，像森林、畜牧、製革、植棉、蔗糖、紡織、蠶絲、桐油、果樹、蠟樹以及水金、沙金的淘鍊等，都可以着手舉辦。應由政府依據調查結果，指定某地宜造林，某地宜種棉，以及某地宜辦某業，一一公開發表出來，讓地方或私人就指定或未指定地點去請願承辦，政府予以切實的扶助。

第二、前條生產事業，由地方、或私人來承辦時，政府應確定每一生產單位活動的區域，在這區域以內，應令就能力所及，擔負領導保衛和教育、衛生等福利事業的責任。這樣，才使地方對這生產機關發生親密的情感，這樣才使該機關獲得地方親切的助力。

第三、每一生產單位，須和所在地行政機關，像縣政府、區署、聯保主任、保甲長

之類，極端聯繫。且和其他生產機關、教育機關極端聯繫。他們的聯繫，有具體的組織，有公式的活動，使彼此相互間祇有提攜，沒有衝突。生產單位愈多，聯繫愈廣，就構成地方整個的生產網。在公平而協調的空氣中，獲得高速度的發展，在抗戰建國上成爲一部分堅強的助力。

以上種種，我們就在長途中經過多次的慎重討論，作成詳備的計劃，準備貢獻於當局。上邊所說，祇是大概。可是一切一切，還有一個站在最前綫的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鴉片。關於這一問題，上文已有不少敘述，現在可不說了。祇是報告一件事。

上文不是說過幾乎鬧出大笑話來麼？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我是稍稍懂得些人情物態的。我在沿途打聽鴉片的價格，雅安每錢八角多，西昌三角多。我想這事不妥。我們就開一個會，大家約定歸途絕對不接受人家託帶物品。向隨行夫役，乾脆地宣布，歸途遇到查緝員，任何人大小行李，都要打開聽候檢查有無違禁物品。我們是糾正人家違法的。要糾正人家違法，先得自己守法，設有違法，就是自己人，也得送官究辦。話說得多麼響亮，一過了大渡河，到富林鎮才入羊茂盛旅館，一羣特務查煙隊，手裏揸着勃郎

林，聲勢洶洶地高喊着「檢查」！「檢查」！我們是早有準備的。同行二十多人，一百多件行李，一齊解開聽候檢查，當然不會有什麼的了。那時候，也有人說，拿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證章來，定可以不受檢查，免去麻煩。我們說，不行！就爲是參政員非服從檢查不可非一切都檢查不可。一切都檢查完了。末了，打開廚役沈萬興的一個小包，居然檢出九兩多的鴉片。旁人又說了，這一些些，算什麼！馬虎一下就是了。我們說，那不行！我們宣布在先，說一句，做一句。備了公文，把這位廚役連同贓物送交查緝機關，依法究辦。這是六月二十八日夜裏的事。到明晨臨啓程時，就旅館門外很繁盛的大街上，排齊了二十多乘滑竿，一百多名轎夫和馱子，廣大的羣衆，當着他們的面前，請吾們劉秘書裕常用四川方言，坦白而懇切地宣布昨夜經過的事實。勸大家深深了解鴉片的酷毒，可以殺身，可以傾家，可以亡國，可以滅種。政府就是看到這裏，所以禁鴉片。我們也死爲這一點，所以奉勸大家，勿種鴉片，勿運鴉片，勿賣鴉片，勿吸鴉片。這是國家的法律。我們在國家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人都該守法。

話說完了，旅行也就結束了。可是天賦吾們的對國家對羣衆的責任，到甚麼時候，才得完成呢？

蜀南紀遊詩

一 重慶出發

去！去！三個大車兒，

別了行都，向何處？

試從頭細數：

丁年六七，老成三五，平分五組。

更不少從遊，新儔舊侶。

卻爲西南慶得朋，齊向蓉城進取！

小龍坎，小小風波，

算躍遍龍門初步。

直跨老鷹岩，

多少山城，一霎眼波溜不住。

黃昏時候，斜風細雨沱江渡。

到明朝，日未西傾，走盡成渝路。

行行回想，

想江翻海覆，百萬健兒戰苦！

（二八，三，一八。）

（注）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二十一人，民紀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由渝出發。

二 成都

成都五日忙纔了。

拜軍民當道。訪七賢三老。（外二老物故）

索公文資料。聽諸方報告。

剩一肩行李蕭條，

還掛个奚囊，待裝詩稿。

更無片刻休閒着，

既不許文君壘畔逍遙，

又不曾司馬橋頭吟眺。

問濯錦波清，浣花日暖，

辜負春光多少？

（廿八，三，廿三。）

三 樂山

驪歌忽唱，

感夫人送我多情，臨歧凝望！

道一聲珍重，

便電掣雷奔，奔向樂山道上。

早忙煞專員縣長。

演說登台，坐談設席，

打動了卯角諸生，蒼顏老丈。

天真爛漫童年好，

問報國吾將安往？

公餘一棹滄江，佛頭無恙；

只斜日雲封，不見峨眉惆悵？

(二八，三，廿七。)

四 牛華溪

昨朝卅里訪蘇稽，

今日牛華廿里溪。

溪聲緩，市聲遠，

此地是鹽巴產岸。

忽看十丈飛泉雲外飄，

無數枝條，恰似茅龍新換芽。

行雨行雲，暮暮朝朝，

似楊枝滴露梢，似灌頂醍醐妙！

是何技巧？

向井中汲取鹽泉，

仗日光風力，水氣散將多少。

借問鹽官何處？行人遙指五通橋。

（二八，三，廿九。）

五 犍爲

五通橋入犍爲治。

問犍爲舍人，長眠何似？

直上紫雲宮外，

化工神妙，平地樓臺起。

美哉犍爲！

銅山嵯峨，岷江縈紆，

山前錯落村居；江上往來舟興。

竹根之鹽可煮；嘉陽之煤可儲。

清溪竹木滿車；五穀穰穰滿家。

其地其人，可歌可呼！

我愛犍爲！還問犍爲愛我無？

(二八，三，卅一。)

六 宜賓

宜賓古國西南燹，此地滄桑無極！

牂巖穴深深，玉棺未蝕。

征塵乍拭，又風動市民千百。

敘昆一路通朝夕，

料鹽鐵書成，桓寬未識。

况牛鞞蠶絲，茶芽桐液，

都合海疆貿易。

再令紅纓威武甚，聽馬哥頭一聲得——得！

偏愁昨夜泥溪，咫尺雀符不息。

(二八，四，四)。

七 南廣三青年

三個小英雄，愛國注童，

典兵未及去從戎！

君甘心投筆，別母而東。

張灑先乎！尙彬儒乎！舒光明乎！

姓氏都應付史公。

一紙書家，慰問慈容：

「然以兒爲念。」

待他時殺敵成功

還家一騎，高堂拜見樂融融。

此義大堪風！

愧煞青年多少，標語一場空。

問俗來南廣，熱淚欲沾胸！

（廿八，四，六。）

八 南溪

瀛洲仙閣今何在？一片蒼涼沙渚！

沙沉處，徹夜寶光騰吐。

富媪何曾愛寶，未應徧地嗷鴻苦。

貨棄地，良堪惡！

一齊拋却私囊，普天下莫非國土。

况艱難天步，民生國計誰來顧？

南溪一夕，聽父老，哀腸訴！

（廿八，四，七。）

九 江安

春陰漠漠桐花凍，

斜風一舸江安送。

城外竹如出，稍補江村生事艱！

試看亭亭萬个參天綠，

農家十年葺新屋，長夏清陰消暑溽。

筍味甘於肉；籬落疏宜菊。

道人冠、僧人鞋，製爲百器惟心欲。

爲輿、爲筏，山行溪行穩、輕、速。

以之爲紙，千年文化縣縣續，

開民智，匡民俗！

以爲箭鏃，殲彼兇頑，復我邦族！

其心虛，示學惟日不足；

其節堅，示立品清貞不辱。

嗚呼諸生！可以人而不如竹？

女師英英，於鄉有聲。

我書在楹：

「尊師尊世閥；愛竹愛江城。」

（廿八，四，八。）

（註）蜀過清明節轉寒，名桐花凍。馮，江安望族。若飛夫人吾鄉莊思緘先生

蘊寬女，夙爲教師。異鄉相兒，贈之聯：「後學尊師尊世閥；平生愛竹

愛江城。」

十 瀘縣

江雲重重，江流溶溶，

多少江城，盡在畫圖中。

黃昏踏上瀘州市。

想當年交兵瀘納，護國成功在此。

到如今，一十六萬家，九十六萬人，

蜀南大郡誰堪比？

滄桑漫記，

讓郡麻燈張，山堂箋約，勉了乃公事！

多謝一江風，送我隨流東復東！

萬一昆陽雷雨護送到吳淞，

何待他年家祭兒孫告乃翁。

（廿八，四，十）。

十一 羅漢村詹叟

曲曲沱江碧，

流入長江一色！

十里洞窩少息，

危壁仰攀百尺，奔瀑天然有力。

落日歸途羅漢村，有餘詹叟窮倚門，

霜顏藍縷裏破禪。

歲朝典兵掣籤何喧喧，里正來告兒掄元。

獨子免役誰與論？

親隣醜資供晨昏，詹叟初未得一文！

大府頒穀情意溫，詹叟亦未得一升！

問叟何因囁嚅不敢言？

荒江一舸慘然別，三齡雛孫癡立望江泣！

(廿八，四，十二)。

十二 隆昌

客裏光陰艸艸，

舟行倦了，換個車兒也好。

尋常谷口經行慣，

初不道小小山村，潢池弄盜。

颺輪轉眼隆昌到，

看小試牛刀，弦歌善導。

弦聲裂，歌聲咽，

血洒沙場熱！

賸萬戶篝燈夜續。

猛回頭！

鴨綠江東，麻衣如雪。

（廿八，四，一三。）

（注）朝鮮民衆所穿衣，向爲隆昌夏布。

十三 自流井

內江之糖自貢鹽，

天下美味誰能兼？

舊游忽忽三年淹，

炎炎地中火，汨汨地下瀾。

自流之井泉自流；

釜溪之水釜自煮。

美哉此土，天助自助！

鑿鑿戰鼓，我思淮浦！

(廿八，四，一五。)

十四 敬告青年

中華國魂何在？

民族復興何賴？

兒孫代代，只處處青年可愛！

與君一紙書，贈君千萬句：

「愛國、愛人、自愛」，此外更無他語。

言在口，文在手，

我是青年之友。

青年乎！

立我志，百年後。

修我學，一長夠。

舍我身，爲國有。

言不欺；行不苟！

(廿八，四，一六。)

十五 簡陽

如此江山，黃金天錫；

如此生靈，艱難衣食！

眼前一切，留與吾人努力！

細雨歸車過簡陽，

韭菜麵條陣陣香，

我「排道」，君「帶黃」。

一餐使我長毋忘，

榕陰十畝王牌坊。

忽聞龍泉官道來暴客，

昨晝三車男女血濺赤！

(廿八。四，一六。)

(註)蜀俗麵爛煮，呼「排道」。煮生些，呼「帶黃」。

十六 成都再發

西州門外長隄柳，

北泝都江，西攀金頂，南泛烏尤，

問留得屐泥幾厚？一車今又。

看滿縣花飛，人物何論新舊？

滄江再渡煙波穩，

只莫待橫流，一篙難受。

料大峨此日憂齊，

低蹙眉峯雲縹。

(廿八，五，三。)

十七 雅安

蒙之山，巖巖容；

蔡之峯，青葱龍。

雅河一脈流其中。

出塞入塞人西東，

邊城落日摩肩從。

美哉風土！秀哉士女！

「清風雅雨」，誰固吾圉？

（廿八，五，四。）

（註）漢源舊名清溪，多風，雅安多雨，故有「清風雅雨」之稱。

十八

觀音鋪（雅安觀化鄉之一村）

彼姝，當墟。

羅敷，有夫。

鳴鑼，催料。

債多，奈何！

荒村觀化徘徊久，

溪山深處多佳秀。

隔溪塑僧山神醜。

殘肢叫乞街頭叟。

無禪野李陳當盡。

剩金碧門楣，珠璣文字，

付與風敲雨朽！

不待誦君詩，早想見當年輻輳。

溪聲如舊——隔着十年前後，

更贏得詩囊淚袖。

（廿八，五，四。）

十九 榮經

高山四月桐花怒，

朱櫻初熟穀始布。

輕輿來自雲深處，

山石滑突不成路，

與夫顛跌不成步！

勸君莫嘆路難行，

一路千夫血淚成。

勸君莫責與夫急，

昨夜囊空煙未吸。

榮經之水，巖石磷峒；

榮經之城，寶氣氤氳。

赤鐵褐炭天所珍。

天自富，人自貧！

（廿八，五，五。）

二十 大相嶺

大丞相嶺雲封墨，

臥雨黃泥一夕！

四十五里上坡，一十五里下坡，

纔抵漢源縣驛。

我馬將瘡，我僕將痛，我行奈何？

料重賞下勇夫必得。

試回憶半生足跡：

蓋嘗東渡仙霞，

北遊八達，

南登大庾，

西跨越城，

且不數雲遊海國。

竹杖芒鞋，是客裏書生本色。

念百萬健兒殺敵，

便藍筆忘勞，那算盡吾徒天職。

平明忽報晴開，

雲破處，一九紅射。

讓舍輿平步雲梯，

聊示勞工愛惜。

看一徑幾成垂直。

相傳三大峯灣，

絕頂易遭不測。

二陵風雨，九關虎豹，

談者猶爲心忭！

吾生淺學，

亦稍聞仁者不憂，

勇者不懼，

智者不惑。

况登高度盡金針，

每百步祇須暫息。

山窮水盡疑無路，

仗鐵索雙崖不隔。

儘從容，聽瀑懸坡，看花鬼陸，

猛尋思諸葛平蠻偉績！

慚愧十年以長，

就從今盡瘁吾躬，

一死云何不值？

我本是尋常旅客，

只安排儒者胸襟，

且鍛鍊老夫足力！

（廿八，五，七。）

二十一 漢源

雙崖夾出草積年，

作城其上風有聲。

出城緣崖曲折不復記，

忽然高花大木別有一天地。

南北不百里，雲霧不終朝，

寒、濕、熱帶次第交。

廣場大廳士庶列，

來自西南和南別，

十步芳輝盡人傑。

諸族一家金鑄鐵。

大哉中華魂，沃之義士血！

此意欲說不忍說。

念哉諸君，失地未復恥未雪！

(廿八，五，十。)

二十二 大渡河

洪流欲發未發，大渡河邊喚筏，

盛說當年諸葛，辛苦南征士卒。

畢竟爲誰辛苦？報答主知猶未！

我亦渡壚五月，家國憂思刻骨！

慘絕燕、齊、吳、粵，留此中原一髮！

倘令諸葛復生，忍臥南陽以沒？

迷途非遠，補牢非晚，

抗暴在乎整軍，

扶元在乎增產。

塞者通，荒者墾。

工爲用，農爲本。

療其瘡痍，作其懶散。

潛其知能，保其勇悍。

民氣爲之先驅，國交爲之後盾。

政策采自輿情，而無自滿。

官人惟其賢才，而無私袒。

諸族融爲一家，五音調之寸管。

幸無輕視邊陲，卽此復興關鍵。

公道運以誠心，何止南人不反？

後公千五百年，望古蒼涼何限！

（廿八，五，十一。）

二十三

僕族

輕輿盡日摩山腹，

合眼但聞溪瀑。

武侯松，翼王柏，

幾輩英賢，山民百代馨香祝！

八站平開上下行，

貧富偏分南北。

幾行木屋，村人遙指山椒，

黑白分居僕族。

耳雙環，腕雙鐲，

厥狀揚眉深目。

一事使人愧慙，

儂無男女，不染蠶花毒！

（廿八，五，二三。）

二十四 越嵩

紅紅白白四望平，

萬花捧出越嵩城。

此花何名不忍名，

我家旣傾國且傾！

傾家傾國，猶恐不速，

通衢大屋，官膏推銷，惟日不足。

國利一二，無補大局！

利八九者，貪官豪族！

越嵩城外天雨粟，

此花此粟天下毒！

越驚城內鬼夜哭，

哭告賢明之當軸：

家雖窮，勿吸兒孫血，

兒孫血盡家亦絕。

國雖貧，勿食國民肉，

國民肉盡國亦覆！

哭告當軸：

爲禍爲福？爲榮爲辱？

千秋萬代，

誰被謳歌？誰蒙怨譏？

一惟諸公一時一念之所欲！

又況今時復何時？

江山大半敵占之。

蠕蠕枯骨誰與支？

諸公鄭重最後其三思！

昏昏陰黑無窮期，

忽然一線開晨曦。

越舊城南文昌祠，

四十三人自動受戒樂可知。

惜哉救人未救徹，

煌煌標語空堅決。

種者、售者、販者、販者國有常刑設，

却看夾道紅燈兀自半明滅，

子矛子盾將何說？
(廿八，五，十六。)

二十五 漢源西昌道中

山城一夜雨有聲，

緣山一徑水與人爭行。

一宿白泥灣，再宿登相營，

烏蠻荷戟列隊來歡迎。

帕手跣足擊路環，

亦有雄俊秀發天生成。

娶婦必逃例至再，

生兒以後乃守貞。

蠻俗奇詭難具名，

恍談天方遣深更。

長途逸事如山積：

王屯之雞不可食，

田壩之犬不可得，

無端懊惱幾遊客。

我却移情雙古柏。

越舊城南庭園關，

自根分幹筆直立。

頂陰凝翠皮瑩白，

亭亭參天八十尺，

不知何年何人植？

峯雪入夏猶皚皚，

蠻花蠻草天然紅綠不待栽。

溪流侵屐好拭埃，

嵐翠撲面如灑醅。

瀟沽一水聲喧歷，

柔桑初日爛樓巍。

溪龍赤巖土乃灰，

禮州以上眼界恢。

到處錦屏畫筆披麻開，

蘭成鬱著江南哀，

此行忍爲看山來？

(廿八，五，一七。)

二十六 西昌

千山萬水望着西昌走，

來到西昌一片愁雲厚！

安甯河水不安甯，

此是農邨衰落之主因，

亦是人事失修之特徵。

瀟雲一白，邛波一碧。

生長江南佳麗地，

到此欣欣有喜色。

俯仰低回，憂從中來。

昔者林木蔭翳，今則童山崔巍。

昔者平疇禾麥，今則砂礫蒿萊。

坐令千家環海，一雨成災！

月黑山高，烏鸛出巢，

人被掠，屋被燒，

登城瞭見熊熊火，

但聞遍野聲哀號！

驛長伴不知，里正亦已逃。

請械自備官有罰，

移居失業生不聊。

我聞蠻童及歲成家日，

必掠漢娃以自豪。

以一掠一長任限。

不則親鄰騰笑嘲。

蠻長漢消，白慘黑驕！

一隅吾族凌夷盡，

何待東鄰更奏刀？

嗟嗟！棄我者官，

厚我者天——

瀘沽礦藏二千萬噸之磁鐵，

全甯歲產千百擔之絲綿，

圓圓若柱之蔗，童童如蓋之棉……

物力如彼其雄厚，民生如此其顛連。

今者，中樞決策在先，

省府受任至專。

萬衆來蘇溪我后，

庶幾登彼岸而出深淵！

惜哉！餘毒猶在焉。

我行郊甸，我過郵店——

車有載，載雅片；

倉有儲，儲雅片；

父老歎歔而語我，殺人者雅片；

青年痛哭而告我，亡國者雅片；

夷漢糾紛，曰惟雅片；

萑蒲劫殺，曰惟雅片；

昏夜苞苴，曰惟雅片。

問西昌特色爲何？

第一是雅片，

第二是雅片，

第三是雅片！

但願他年吾輩重來都不見。

毋忘敵騎駸駸已逼湖湘綫！

(廿八，五，二七。)

二十七

西昌會理道中

十三鐵索河橋長，

河西有堡曰德昌。

其土宜瓷名一方，

詔斷不櫛皆戎裝。

區官按事坐堂皇，

縲紲不赦公冶長。

何年何罪皆不詳，

按册問之雙目瞳。

縣長手令來，

烟捐早收繳，以貨抵銀貨須好，

中央禁令須觀竅。

縣長體貼殊入微，

保長甲長同一肥，

百分之四點五扣數亦不菲。

玄麻灣西一碗水，

小高橋北一把傘。

既過鐵匠房，東行即老碾。

行人流望淚如綫，

村裏殘破不成片，

其人被掠物被踐。

行人毋多言，虎在山前面。

在尚有此，在區有此，

兩虎食人猶此土！

哀哉吾民一般苦！

（廿八，五，二八。）

（註）一碗水、一把傘、鐵匠房、老碾，皆村名。

二十八 會理杜鵑

安甯河畔天忘碧，

會理城頭鵑啼苦！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朝朝暮暮，風風雨雨，

漫認作千年杜宇！

是百萬同胞，

困於弱，困於愚，困於貧——！

以致死於病，無人調護；

死於匪，無人防堵；

死於飢，無人收撫。

聚無數孤魂，化作冤河，

啼向畫堂深處——

要滿城文武，

趁酒醒飯飽餘閒，

一齊聽取！

多仗校頭好友，聲聲相助：

殺人者鴉片，誰種誰收誰賣？

「行不得也哥哥」——

「快快布穀」，「快快布穀」，

都不是尋常鳥語。

餘音縷縷，向吾輩一羣游侶：

問諸公何所爲（去聲）而來？

何所爲（平聲）而去？

（廿八，六，四。）

附錄

重做人三章

六十年，過去了，

努力無成成亦空。

一切何足道！

譬如前年死得早。

國難來，重做人，

今後做人不識勞苦和艱辛。

我用一分精神都爲國，

我過一寸光陰全爲民。

民得再生國再建，

我願賣力賣到老。

六十年，過去了，

也曾苦幹幹得少。

一切何足道！

譬如去年死得巧。

國難來，我復活。

自吟自賞此病連根拔。

我寫詩歌都爲民衆發，

我寫文章都給民衆閱。

喚起民衆血沸騰，

抗戰必勝國必興。

*

六十年，過去了，

區區貢獻付一笑。

一切何足道！

譬如昨日死得好。

國難來，死復生。

與人一心來和頑敵拚。

打開門戶要入羣衆羣，

剷除崖岸要與平民平。

燒得我心太陽一般熱，

照見我心明月一樣明。

「身非我有」記得此言否？

從此吾身獻給民族獻給國家有！

(廿七，十一，廿三。)

二 既辭川康建設期成會第二辦事處主任職留贈蜀南諸友好二首

風雨江船十往還，

瀘宜樂永路迴環。

玄灘講幄良民淚；

方嶽齋堂鄉正班。

小別何須嗟契闊，

重來復許問痼癢。

健兒百萬猶酣戰，

愁絕荆襄雨血殷！

東坡陽羨老求田，

西蜀清嘉吾愛焉。

到眼總憐風物好，

同胞應念弟兄賢。

敢寬國族興亡責，

況值兵戈搶攘年。

有我有人斯有土，

江山鐵鑄一般堅！

民紀三十年八月一日，黃炎培，瀘州。

國訊叢書第一種

蜀南三種

實價每冊 報 五元
土 紙本 二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黃炎培

主編者 國訊旬刊社

發行者 國訊書店

重慶張家花園
五十六號之乙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

封面繪製：沈叔羊

單紙本 五元

土紙本 貳元六角